

左宗棠家書



上海中央書局
發行

清 代 人 名

左 宗 棠 家 書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1936

清朝十大名人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曾國藩判牘	李鴻章判牘	陸稼書判牘	張船山判牘	樊山判牘	曾國荃判牘	于龍判牘	袁才判牘	胡翼才判牘	端午橋判牘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版

左宗棠家書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板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界里

代批發處

新文化書社
上海福州路中市

著者小史

左宗棠。字季高。別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由舉人官至東閣大學士。陝甘閩浙兩江總督。封二等恪靖侯。諡文襄。平生戰績始平髮匪。繼平捻匪。移師陝甘。肅清關隴回匪。金積堡肅州之戰。最烈者也。旋督劉錦棠等。恢復新疆二萬餘里。其功尤偉。故其全集著述。以西征書疏爲最夥。而詳明曉暢。洞中機宜。足備西北邊防之掌故。今特就其家書。精加采選。尤注重于西事。多爲官書所不載者。遺聞佚事。可法可傳。其朋僚函札。之有關係者。亦略附焉。以見當時情事。及古豪賢之交誼也。

左文襄家書

目錄

與周夫人道光乙未 夫人湘潭周氏名詒端字筠心

與仲兄景喬先生丙申 名宗植同榜解元

與周夫人丁酉 又丁酉

又丁酉 又戊戌

又戊戌 又庚子

又辛丑 又辛丑

與景喬先生壬寅 又壬寅

與張玉夫甲辰玉夫娶于周與公爲僚壻

又丙午 又丙午

與周夫人 又丙午

又丁未 與景喬先生戊申

又戊申

與周夫人己酉

復胡潤之

已酉胡公守貴州之安順薦公于林文忠公幕廡辭之此類書牘有闕出處大節故采入他仿此

又咸豐壬子

附胡文忠公書

與陶少雲壬子

少雲名桃文毅子公之長壻也

又壬子

與周夫人癸丑

與陶少雲癸丑

與胡潤之甲寅

與周夫人甲寅

又甲寅

與王璞山甲寅

又甲寅

又乙卯

與周夫人乙卯

與李希庵丙辰

與陶少雲丙辰

與胡潤之丁巳

與周夫人丁巳

又戊午

又戊午

與王子壽己未

王子壽柏心書

與周夫人 庚申

與曾滌生 庚申

附胡文忠來書

與周夫人 辛酉

又 辛酉

與景喬先生 辛酉

又 壬戌

與諸子 癸亥

與徐樹人 癸亥

又

與景喬先生 乙丑

弟子最早者

與孝威 乙丑

與周夫人 庚申

與胡潤之

又 庚申

又 辛酉

與諸子書 同治壬戌

與孝威 同治壬戌

又 壬戌

又 癸亥

與孝威 甲子

與周夫人 甲子

與周受三 乙丑 名開錫公之受業

又 乙丑

與景喬先生 丙寅

又丙寅

與景喬先生丙寅

又丙寅

又丙寅

與王子壽丁卯

附王子壽書

與諸子丁卯

又丁卯

附郭嵩燾筠仙書

與諸子戊辰

與孝寬戊辰

與諸子己巳

又己巳

與劉壽卿己巳

與諸子己巳

與景喬先生己巳

又己巳

又

與孝威己巳

又庚午

與威寬勛同庚午

又庚午

與劉毅齋庚午

與景喬先生庚午

與諸子庚午

與李少荃庚午

與諸子 庚午

與王孝鳳 辛未

與景喬先生 辛未

與總理衙門 辛未

又 辛未

與孝威 辛未

又 辛未

又 壬申

申

又 癸酉

與袁筱塢 癸酉

與李仲雲 甲戌

與譚文卿 甲戌

又 庚午

與王子壽 辛未

又 辛未

與諸子 辛未

與孝威 辛未

又 辛未

與吳南屏 辛未

與吳南屏羅研生郭意城曹鏡初 壬

與孝勛 癸酉

與總理衙門 癸酉

與吳清卿 甲戌

與寬勛同 甲戌

與孝寬 甲戌

與孝寬 甲戌

又 甲戌

與諸子 乙亥

與孝寬 乙亥

與劉克庵 丙子

與孝寬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丁丑

與孝寬 戊寅

與孝寬 己卯

與西園族弟作山族姪 庚辰

又 甲戌

與張朗齋 光緒乙亥

與曾沅浦 乙亥

與孝寬 丙子

與吳桐雲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丙子

又 丁丑

與李仲雲 戊寅

與西園族弟作山族姪 己卯

與陶少雲 庚辰

示寬勛同諸子 庚辰

左文襄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與周夫人道光乙未 夫人湘潭周氏名詒端字筠心

此次闡中文字甚得意。持示朋輩。亦決爲必中。乃竟以湖南額溢被黜。僅取謄錄。聞同考溫侍講呈薦甚力。總裁亦評爲立言有體。科名雖無關人生大節。然實有天命存焉。特自問非戰之罪。似尙可歸。見江東父老耳。

與仲兄景喬先生丙申 名宗植同榜解元

近頗用力于方輿家言。以爲欲知往古形似。當先據目前可據之圖籍。先成一圖。然後辨今之某地。卽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經史言地之始。亦猶歷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節令氣候逆而數之。乃爲有據。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也。欲知方位之實。當先知道里之數。欲知道里之數。當先審水道經由之鄉。凡夫行旅輿程之記。村驛關口之名。山岡起伏之迹。參伍錯綜以審之。直曲圍徑以準之。以志繩史。以史印志。其失實也寡矣。現擬先作皇輿一圖。計程畫方。方以百里。別

以五色色以五物。縱橫九尺。俟其成。分圖各省。又析爲府。各爲之說。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貢九州。以此圖爲之本。以諸史爲之證。或可一洗牽鑿附會之失。日來已着手畫稿。每一稿成。則弟婦爲影繪之。遇有未審。則共取架上書翻查之。十得八九。其助我殊不淺也。新作小樓。極爲軒豁。左圖右史。樂此不疲。又作一聯語。云。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雖不免夸大。然自覺志趣不凡。知兄必斥其狂態逼人矣。

與周夫人丁酉

初來淶江。卽嚴訂學規。諸生各給日記一本。令其將功課隨時紀清。日暮門鑰。卽下。卽查閱功課。賞勤罰惰。必公必平。又取小學八則。訂爲規條。以詔學者。月之朔望。則會訂功課日記。爲之引掖而督勉之。有不率教者。則扑責而斥逐之。邇來人奮勉氣象。一新。並不怨其苛苦。先儒云。制外所以養中。養中始能制外。吾旣以此訓諸生。而自己亦時時省察。不敢怠肆。頗有教學相長之樂。

又丁酉

蔗農師嘗戒吾氣質粗駁失之矜傲近來熟玩宋儒書頗思力爲克治然而習染既深消融不易卽或稍有覺察而隨覺隨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覺先儒涵養須用敬五字真是對證之藥現已痛自刻責誓改前非先從寡言養靜二條做起實下工夫強勉用力或可望氣質之少有變化耳

又丁酉

安化陶雲汀督部。昨由江西乞假省墓。道出醴陵。邑侯治館舍以爲駐節之所。囑予代作楹帖云。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蓋督部家有印心書屋。曾于覲見之時。奏聞皇上。與宋牧仲以西陂二字乞請聖祖御書。均可見明良一德之盛。予此聯蓋紀實耳。乃蒙激賞。詢訪姓名。敦迫延見。目爲奇才。縱論古今。至于達旦。竟訂忘年之交。督部勳望爲近日疆臣第一。而虛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風度。惟吾誠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

又戊戌

過洞庭君祠作一聯云。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謂柳

毅也。其事之真僞不可考。然其人則不愧義烈丈夫。歿而爲神宜矣。至漢口遇歐陽曉岑。遂結伴北行。道出欒城。偶游城市。見知縣桂所張示諭。勸民耕種。并示以種植木棉諸芋之宜。及備荒之策。甚爲詳備。又聞店家言及官之愛民。出于至誠。其廉潔爲從前清官所未有。及至京。乃與黎樾喬言之。始知爲桂超萬號丹盟。故儒吏也。此行爲不虛矣。住華甫家。日與小珊霖生潤之諸人。文酒游讌。幾置試事于度外矣。

又戊戌

榜發。又落孫山。從此款段。出都不復。再踏軟紅。與羣兒爭道。旁苦李矣。擬迂道金陵。一謁雲汀督部。卽便還家。此次買得農書甚多。頗足供探討。他日歸時。與吾夫人閉門伏讀。實地考驗。著爲一書。以詔農圃。雖長爲鄉人。以沒世亦足樂也。君能爲孟德曜。吾豈不如仲長統乎。

又庚子

自來小淹。已數月矣。授經之暇。尙須禦侮。蓋文毅族人。覬覦遺產。時存凌孤欺寡。

之心。卽如去年出殯。羣吠狺狺。塊肉尺布。在所必爭。視遂欲耽。殆難理喻。幸有賀師。嚴氣正性。臨之于上。潤之苦心。孤詣隨機。應付得以彌縫。無事然其狡焉。思逞之心。固有觸必發。防不勝防。吾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感。又重以吾師之命。旣受重託。保此遺孤。惟憑我一腔熱血。盡力維持。雖日在羣陰構難之中。衆口鑠金之際。而不屈不撓。決不因無足輕重之毀謗而動心也。此輩小人。原無伎倆。祇要我脚跟立定。無可瑕疵。久之亦自懾伏。不敢嘗試矣。然吾以疎遠之人。久處嫌疑之地。雖自信坦然。亦終不能無惴惴耳。

又辛丑

少雲天資。僅中才耳。而頗純正。近來師弟之情。愈加深厚。若在尋常富貴之家。得此佳子弟。便不患箕裘弗繼矣。而吾獨以爲文毅名臣。則其子弟必當有異于凡庸。固不但紆金紫。守田廬不足。謂繼志述事也。故吾所以教之者。先以義理正其心。繼以經濟廓其志。至文章之工。拙科名之得失。非所急也。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書至富。因得飽讀國朝憲章掌故有用之書。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

史傳別錄說部及本朝志乘記載官私各書凡有關係海國故事者無不涉歷及之頗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又辛丑

自去年廣東禁烟啓釁而少穆制軍竟革職戍新疆矣是非顛倒如此可爲太息
樾喬新入台諫頗肯言事吾前與之書云進言須有次序論事須察緩急伊尙不
以爲非比聞英人已據香港琦善亦拏問而夷船且偪廣州矣吾曾作感事詩四
首以抒憤懣因思時事之壞只是上下相蒙賢奸不辨譬之人家僕婢相通蒙蔽
主人大盜及門猶諉爲鄰犬夜吠彼主翁主婦固惛然罔知也故吾又告樾喬以
非嚴主和玩寇之誅詰縱兵失律之罪則人心末由震動然世局已極頽靡安有
此痛快之舉亦惟閉戶私憂仰天長歎已耳

與景喬先生壬寅

英人犯浙又掠吳淞直抵江甯而五口通商之和議成矣時局如斯彼謀國者之
肉甯足食乎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吾旣不能蹈海而亡則惟有買山而隱耳

已與弟婦謀將積年所省修脯。買東鄉柳家衝之田七十畝。明歲卽移家居之。饘粥有恃。倘得長爲太平有道之民。兄酬弟唱。夫耕婦織。性命苟全。夢魂安穩。豈非天之所以福我乎。近來讀書稍多。始知從前之狂妄。蓋就其所自是者。亦僅足以傲當世庸耳。俗目無足短長之人。其于古之狂狷。固未能望其項背也。力耕之暇。還讀我書。以勉其所未至。亦素志也。

又壬寅

潤之丁艱歸里。昨來此間。區畫陶宅各事。因得連床夜話。縱論古今大政。以及古來聖賢豪傑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無所不談。無所不合。伊頗信弟能以誠心相與。惟以慮事太密。論事太盡。爲戒。切中弊病。惟云我輩出言不宜著邊際。則未免如官場巧滑者流。趨避爲工。模稜兩可。似非血性男子所應出也。

與張玉夫

甲辰玉夫娶于周與公爲僚壻

自移家來柳家衝。署其門曰柳莊。每由安化歸。卽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講求者試行之。日游隴畝。自號湘上農人。因農爲人生第一要務。而古今頗少傳書。頗思有

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書。惟擇易就而名美者爲之。絕無實學。可餉後人。弟近閱新書萬卷。賞心者數種已耳。學問之荒。人才之敝。可見一斑。

又丙午

比以古農法耕柳莊之田。甚有效驗。又種桑茶植竹樹。以盡地利。而茶園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國課。足知地利之不可不盡。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弟于此事實有所得。問之既洞。其事學之尤窮。其理以爲今之學者。正與今之農者。其弊相同。皆欲速也。皆見小也。自誤誤人。其敗壞天下士習。民風。良非淺尠。

又丙午

許行爲神農之言。自孟子距之。後儒遂絕口不談。魯齋以治生爲急。世或譏之。其實古人無不耕且讀者。伊尹生于畎畝。孔明躬耕南陽。寬衣博帶。仰食于人。以官爲家。臣飢欲死者。漢以後之學士大夫也。究竟治生何害。治生自以務農爲先務。果欲爲隱居求志之處。士太平有道之良民。舍躬稼。其何從乎。陶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曰。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與其叩門乞食。何若帶月荷鋤之。

爲樂乎。蓋治生爲吾儒之本分。謀利則商賈之賤行。此中義利界限甚明。孔子之訓。樊須孟子之責陳相。乃係就學人立志先立其大者遠者而言。並非謂士人不當躬稼也。而後儒講貫不明。遂至博極羣書。不知五穀甯奔走于風塵而怠荒于稼穡。名爲學者。實等游民。嗚呼。此其弊也。豈獨迂闊無用爲人所詬病也哉。近日所著。又得數篇。分門別類。纂輯成編。名曰樸存閣農書。大約十數篇耳。他日告成。擬卽以此函中之意見。演爲序論。未知吾兄以爲然否。

與周夫人

前數日忽夢雷電繞身。大雨如注。驚極而寤。時苦旱久矣。以爲或係心中望雨所致。頃柳莊人來得書。始知夫人于是日舉一男。可喜也。宜命名曰霖生。冀其他日能爲傳說。或亦不減謝安。庶不負此夢兆耳。

又午丙

賀師竟千古矣。山頽木壞。悲慟萬分。以吾師之學行。天下莫不信爲善人君子。然仁厚之心。介慎之守。誠一之行。知之而能盡者。亦少。惟吾從游最早。受益最深。飲

食。教。誨。之。餘。語。言。事。跡。之。外。十。數。年。來。其。所。得。實。非。楮。墨。所。能。宣。也。丁。秩。臣。羅。羅。山。敬。傳。遺。命。以。季。女。字。孝。威。禮。堂。末。命。敢。不。凜。遵。已。敬。諾。之。並。以。告。諸。靈。几。

又丁未

長。女。出。閣。之。期。定。于。八。月。家。中。想。已。預。備。雖。陶。府。決。不。計。較。然。以。措。大。生。涯。荆。布。亦。非。容。易。此。事。不。得。不。累。卿。矣。吾。與。文。毅。邂。逅。山。城。竟。盟。知。己。今。又。聯。爲。姻。眷。實。屬。奇。緣。少。雲。純。謹。可。喜。足。稱。快。壻。惟。吾。八。年。保。傅。心。本。無。他。今。乃。成。此。一。段。公。案。未。免。爲。世。俗。淺。見。所。譏。然。吾。絕。不。介。諸。胸。也。

與景喬先生 戊申

年。來。于。兵。事。頗。有。所。得。自。覺。偷。遭。時。命。假。我。斧。柯。必。能。實。實。做。到。絕。非。紙。上。之。談。因。思。古。人。無。不。文。武。兼。資。凡。所。稱。名。將。者。大。抵。習。詩。禮。而。知。古。今。漢。趙。翁。孫。所。爲。章。奏。于。西。北。情。事。直。如。掌。上。螺。紋。其。文。筆。之。簡。練。精。到。漢。廷。諸。儒。莫。能。過。也。三。國。人。才。猶。多。儒。雅。斷。未。有。不。識。丁。之。莽。夫。而。可。以。折。衝。決。勝。者。昨。見。岳。忠。武。書。出。師。表。忠。義。之。氣。不。待。言。卽。一。種。書。味。盎。然。溢。于。楮。墨。決。非。迂。腐。小。儒。輕。薄。名。士。所。能。

僞爲益以歎將才固貴天生而學問之功尤不可少也古人謂不爲良相卽爲良醫弟則謂不爲名儒卽爲名將亦可一洗凡庸齷齪之胸襟也

又戊申

淫雨不止大水爲災柳莊之田穀盡發芽收成已絕望矣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魚戲平陸成江直無一片乾淨土典質旣盡懸釜無炊加以一家十二口無不病者嘗吟老杜同谷歌男呻女吟四壁靜之句語弟婦曰吾欲改靜爲空方切此情景也雖然弟一家不足憂惟如此奇荒鄰里之顛連者必多倘不急籌賑濟則大亂卽在目前其可憂又不但貧也其受害又不止一家也擬俟稍晴卽來城與諸君謀之

與周夫人己酉

賑事已有頭緒擬以一半濟左家墩族人一半濟柳莊鄰里儘所糴之穀竭力做去不問其足不足也至于如何散放亦有詳細章程面商可也病死者多恐有疫氣吾已查得一方似尙可用蓋古無疫字醫經通作役以其同時受害如徭役之

役也。不可以傷寒法治之。殭蠶蟬蛻生密三物。皆不可少。此外則芩連枝柏石膏之屬。以意加減。擬卽照此造丸藥散之。或可收效。

復胡潤之

已酉胡公守貴州之安順。薦公于林文忠公幕府。辭之。此類書牘有闕出處大節。故采入。他仿此。

得執事歲杪急步所遞書。敬悉。少穆宮保愛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雅誼。非復尋常所有。僕久蟄狹鄉。宮保固無從知僕。然自十數年來。聞諸師友所稱述。暨觀宮保與陶文毅往復書疏。僕則實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後。行河出關入關諸役。僕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憤。忽而喜。嘗自笑耳。邇來公行蹤所在。而西北而東南。計程且數萬里。海波沙蹟。旋節弓刀。客之能從公游者。知復幾人。烏知心。依倚惘惘。欲隨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主一士哉。來書陳義至大。所以敦勉而迫促之者。甚切。僕誠無似。得府之如宮保者。從容陪侍。日觀其設施。措注之迹。與夫蒞官御事之人。當有深于昔之所聞所見者。縱不能有當于公之意。其有益于僕。則決可知矣。尙何所疑。而待執事之敦促也。顧事有未能如意者。孤姪年已十七。家嫂急欲爲之授室。期在今年。又陶壻預訂讀書之約。未能愬然。

坐此羈累。致乖夙心。西望滇池。孤懷悵結。

又咸豐壬子

入山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江岷樵自長沙以書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勸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有以成其美。比見石公于圍城中。握手如舊。干以數策。立見施行。

附胡文忠公書

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于兵。一計已登覽。昨得中丞八月廿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肝胆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薦于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溷公于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補尤大。所失尤小。區區愚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張中丞

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又何嫌焉。設楚地盡淪于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

與陶少雲壬子 少雲名桃文毅子公之長壻也

徐帥用兵。實非所長。賊已北竄。始悔不用河西合圍之策。向軍門來書亦然。已無及矣。使當賽相拏問。爵帥未到之先。卽用中丞署理大臣篆務。賊縱不卽平。亦萬萬不至蔓延北省。虎狼落穿。復又縱之。俾得從容逸去。粵西用兵以來。似此失機者。屢矣。不戮一大將。何以鼓勵戎行也。

又壬子

此間見在通飭各州縣。查辦會匪。盜賊痞棍。州縣不能自治。則委員治之。官紳士民。聯爲一氣。自可辦理妥當。惟吏治不修。故賊民四起。此時再不嚴治。奸民慎擇。牧令事更不堪問矣。堅壁清野之策。岳常澧及寶永彬桂。尤爲急務。當卽議舉行。以收團練實效。張中丞明爽果斷。或可相與有成。

與周夫人癸丑

吾爲中丞所強。劫來武昌。寇去甫十餘日。官衙民舍。悉被焚燬。公私蕩然。現在一切設施。巨細備舉。中丞公忠體國。極力振作。而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吾手。晝夜勞思。竟無暇晷。委任之專。如此言行。計從又如此。雖欲不感激奮發。其可得乎。况又以防守湖南之功。奏保知縣。加同知銜。雖已固辭。然其意則可感矣。

與陶少雲 癸丑

粵賊由河南竄入湖北之黃安。意圖由麻城黃州內河。出江上竄武漢。吾于其時。盡遣省城兵勇三千有餘。力扼之團風鎮。官軍到甫數刻。賊三千餘。果由此水陸并進。我軍奮勇力戰。寇分水陸竄去。復分兩路追之。賊遂四散。其由羅田竄安徽者。不過二三百人。是役甫及八日。非制軍相信之堅。斷不能有此奇捷。用兵無他。訓練得法。謀略宜先。賊一著自然應手。余自去年佐制軍平瀏陽土匪。解長沙重圍。今年平通城廣濟土匪。勦此股賊匪。頗有閱歷。其實與平昔所論相合。尙有見到而未能行者。

與胡潤之 甲寅

我輩此時已拋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計。則樞氣受苦惱。又其小焉者矣。事到無可如何時。不必計較成敗利鈍。與己之堪此與否。且索性做去。爲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多起一念。轉安靜也。

與周夫人 甲寅

賊泊靖港。登陸。由甯鄉竄據湘潭。爲夾攻省城之計。僕與滌公侍郎議遣陸軍四千。陸續馳往。丙寅塔軍戰于湘潭。大獲勝仗。水師夾擊。燒賊船幾盡。遂復縣城。殺賊踰萬。自軍興以來。未有如此大捷者。惟滌公進攻靖港失利。回泊南湖港。僕縋城出視之。則氣息奄然。蓋憤而投水兩次。皆得救以免。而其志仍在必死。僕以大義責之。又日日至其舟中絮聒之。此公忠誠篤實。正滅賊之人。偶遭挫折。殆天之所以玉成耳。

又甲寅

長沙大局略定。羅塔諸軍已克岳州東下矣。僕自爲籟公滌公所留。晝夜搢搢。無少休息。疲困極矣。趁此稍閒。亟思擺脫。更名隱姓。竄匿荒山。而中丞推誠委心。軍

事一以付託。所計畫無不立。從一切公文畫諾而已。絕不檢校其相知相信如此。倘再抽身言去于義不安于心。尤不忍也。且盡吾心力以共相支此危局耳。

與王璞山 甲寅

道州江華永明甯遠藍山諸捷。審事之精。赴機之勇。皆非近時所有。屢勝之後。氣必漸驕。視事亦必漸易。兵事屬陰。當以收斂。閉塞爲義。戰陣尙勇。當以磅礴。鬱積爲義。知柔知剛。知微知彰。則皆乾之惕若之心爲之也。願璞山幸念鄙言。兩粵羣賊縱橫。皆迫切楚疆。永彬桂之防。何時可已。尊營中忠義之友。能堪一面者何人。暇乞縱筆及之。知人不易。大約以廉恥信義剛明耐苦爲大界。畫出乎此者。雖才不足倚也。

又 甲寅

東征大局。爲天下所仰望。自克岳州以後。直擣潯陽。節節得手。軍威大振。然將士之氣漸驕。主帥之謀漸亂。弟數貽書滌公以戒之。又以戒羅山而均不我察也。奈何。

又乙卯

石達開率悍賊南犯。因平江戒備甚嚴。轉由北界竄江西義甯。江西無一人起而捍之。任賊長驅深入。而茶陵竄去之寇。與之會合。瑞州臨江先後失陷。又撲吉安。萬載新昌上高新喻。均已設立僞官。章門西南路皆爲賊有。羅山見尙攻鄂城之賊。江西與吾鄉唇齒。彼中一有蹉跎。吾鄉東路防不勝防。滌公爲今時辦賊之人。豈可使有差失。見商之中丞。擬以六千君子之師。赴江援勦。以全大局。但非裹三月之餉。不能越境。此時月餉且欠缺許久。三月之餉。何從得來。黔省民苗盡變。銅仁思南石阡思州相繼失守。鎮筵雖獲勝解圍。而苗疆震動。叛亂相尋。恐已難收拾矣。通計湖南所界六省。均同時不靖。左支右絀。餉竭才乏。如何堪之。弟智乏識闇。愧憤無既。回思平昔自命與所以責人之語。尤不能自釋也。尊書所陳。均已領悉。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蝕盡無他學術。不明天理。漸滅故也。釀此浩劫。實非一朝如何如何。

近仿揚州例。權商賈貨厘。準貨值率百分取二。參劉宴委用士流之意。招致廉樸士紳。佐官董理。一除衙署關務積習。已奉旨准行矣。惟吾現居撫幕。一切皆係手爲布置。却自誓不用鄉里族戚私人。任其缺望。罵我。我亦受之。所望夫人將吾此意。婉告鄉人。勿妄干求。以爲發財之路。須知此路不通也。

與李希庵 丙辰

人才極乏之時。再不寬以錄之。則凡需激勵而後成。需磨練而後出者。舉遭屈抑矣。只要其人天良未盡。汨沒便有可用。吾察人頗嚴。用人頗緩。信人頗篤。此中稍有分寸也。中丞任我最專。故能驅使人各盡所長。卽如黃南坡王璞山裕時卿蕭啓江。皆人所不滿者。究之所誤。何事人亦不得議之。廚丁作食。殺果都是此種。味之旨否分焉。解此便可知用人之道。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窮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則得才之用矣。

與陶少雲 丙辰

援吉安之軍。已克安福。卽進攻臨瑞矣。此顧江西之大局也。若論湖南大局。則吉

安亦不可緩。吾所圖者國家之大計。爲江西卽爲天下大局。爲天下大局則江西不可不援。爲江西大局則臨江可不復乎。而猶有以成見太深私心太重議我者。吾亦聽之而已。

與胡潤之丁巳

湖北麥收甚盛。此亦憂勤之意所致。天道與人心原無一息之隔。果能憂勤則人心轉而天卽隨之。此不易之理也。

與周夫人丁巳

滌公以接濟軍餉有功。保我爲兵部郎中。并加花翎。可謂怪矣。我本不願做官。乃竟屢叨恩命。好在京秩尙可會試。將來便可借此下台耳。宗滌樓給諫與我無一面之緣。一字之交。而保薦人才以我爲首。稱爲不求榮利迹甚微而功甚偉。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諸人等語。誠不知其何以得之。遂至動九重之聽。命撫帥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斯殆希世之奇逢也。自惟薄德。何以堪之。有不虞之譽。斯有求全之毀。無怪乎罵我者日紛紛于吾耳目之前也。

又戊午

昨奉寄諭。垂問左某可否。幫同曾某辦理軍務。抑或無意仕進。與人寡合。難以位置。云云。聖意委曲體念如此。真千古之奇遇。而不知處士虛聲。故無可取也。中丞已復陳軍務未了。暫不能離矣。

又戊午

駱胡兩公因吾來往柳莊。諸多不便。勸移長沙。並覓得司馬橋房屋一所。舊爲辛稼軒帥潭時練兵故地。寨曰飛虎。橋曰司馬。今仍其原名也。駱胡各出五百金。不日可買成矣。雖居城市。却似山村。可以種菜。可以養魚。其風味不減柳莊。能先來一看何如。

與王子壽己未

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近爲官相所中傷。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當軸諸公。尙有能知之亮之者。或可不預世網。然亦險矣。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連年因桑梓之故。爲披髮纓冠之舉。忘其愚賤。一意孤行。又復過蒙優獎。名過其實。其遭此謗。

馱固早在意中。特欲藉會試一游京師。脫離此席。非敢再希進取。以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

王子壽柏心書

自聞貝錦之詞。深爲執事不平。然此不足以累執事也。功高爲人所忌。鑠金銷骨。自古有之。謗書盈篋。樂羊所以流涕也。然策安三楚。勛贊一匡。有識者心服。執事之算略。則固異口同詞矣。度忿游詞之相讎。必拂衣還山。絕口不談世事。以自明其高蹈。但此乃淺之爲丈夫。非所望于達節之士也。若柏心則願執事行就胡曾二公軍中。爲贊畫兵謀。以成其滅賊之本懷。俟拔取金陵。檻獻元凶。然後角巾歸里。長揖不受賞。使海內聞之。以少伯留侯復見于今。豈非英豪壯志奇傑美談乎。與夫悻悻去國者。不可同日語矣。

與周夫人庚申

三月三日。始抵襄陽。比歲旱蝗。沿途見婦孺采野菜爲食。而青青薺麥。葉多蔞萎。恐麥秋又將失望矣。宛葉一帶。捻匪出沒。襄陽隨棗。民氣難馴。廿餘年磨礪。重踐

氣象迴殊。良可喟也。毛寄耘觀察以潤公密信見示。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可爲寒心。二百年來所僅見之事。杞人之憂。曷其有極。側身天地。四顧蒼茫。不獨蜀道險巇。馬首靡託已也。帝鄉旣不可到。故里復不敢歸。惟有沿江而下。暫入滌老軍營。聊避弋人之篡耳。

與周夫人 庚申

未到英山以前。竊自忖度。如夫己氏必不放鬆。山北山南。網羅密布。卽匿影深山。亦將爲金丸所擲。士固不可再辱。死于小人。未若死于戰陣之爲勇也。將就滌公。及希庵。謀一營官自效。戰而勝。固稍申討賊之志。否則策馬衝鋒。亦獲其所。且八年戎幕坐嘯。未嘗親歷行間。每以爲憾。欲藉此自勵。以少解白面之嘲。比見潤公。詢知近狀。尙未如所聞之甚。而餉亦難籌。遂作罷論。

與曾滌生 庚申

賊不北竄而南趨。與賊爲難者。獨有楚軍。其詭謀必將乘湘鄂之倉皇。而逞其毒。是制此賊。必取遠勢而不能圖速效。蘇州旣失。爲公計者。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

吳之計。庶將來山內山外兩路進兵可免旁趨歧出之慮。否則賊勢蔓延於越。而賊巢踞金陵。大軍直指蘇台。如擊長蛇之腰。妨其首尾。俱應。且吳中封疆大吏。或殉或逃。枝郡旁縣。多已淪覆。如越中有一軍爲公宣布威德。則三吳人士有所係屬。而箠壺之奉。尙有可圖。否則形勢中阻。不但餉源易斷。音耗難通。亦孤吳中士民望歲之心矣。公督兩江。江西乃其兼轄。此邦于軍事素無條理。先將江西兵事餉事。逐爲經畫。亦當務之急也。

與胡潤之

自在撫幕八年。籌兵籌餉。辦厘減漕。一切財政。無不經心。無不經手。然立誓不以一錢自污。卽束修亦辭多就少。蓋大局之艱。民生之瘁。極矣。前敵將士。舍其性命身家。轉戰千里之外。尙不免有飢色。我輩坐嘯從容。已深慚。惡何忍再圖自肥乎。城居費用較鄉間加昂。然與內子約定。務從省約。故薪入雖薄。常覺有餘。以此能自立于羣疑衆謗之中。亦無以簠簋見誣者。職此故耳。此次蒙恩昭雪。帥師東征。已拚此身命報效國家。更不顧其私矣。自奉本極儉薄。家累亦尙可支。原無需多。

金爲也。公乃以此爲念。且每年至三百六十金之多。厚意固可感。然未免不知硜硜之愚矣。

附胡文忠來書

昨已致意書城。轉請籲公。飭鹽茶局年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君家。此亦菲薄之至。鄂營官之有家者。均不止此數也。營中公費。宜多定數目。軍事以用財。養賢爲正法眼。藏嘗笑世。無不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污。自私自肥之豪傑。公之小廉曲謹。婦孺知名矣。不私一錢。不以一錢自奉。又何疑而不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乎。

又庚申

此去欲稍立薄效。以答友朋相知之雅。廟堂起用之恩。事之成敗。利鈍。非所敢知。己之堪勝與否。亦非所計也。蜀亂已久。某資望既淺。事權不屬。欲提數千之衆。專討賊之事。是何異以寸膠而救黃河之濁乎。明知其無濟。而冒然應之。在己爲不智。知我之無濟。而冒然以我應之。公等之謀國。亦未得爲忠也。滌公與公書。以在

吳爲襄辦。入蜀則有督辦之名。疑鄙人將去此而就彼。不知襄與督雖同有事而無權。而能辦與不能辦。實不爭此一字之輕重。幸爲我致意滌公。我志在平吳。不在入蜀矣。

與周夫人 辛酉

吾以五千之師。分守景德浮梁。五十餘里。城市淺灘。而賊有四五萬人。力圖陷我。此地爲江西前門。滌公祁門之後戶。一有疏虞。何堪設想。吾以新軍當此劇寇。幸賓佐協心。將士用命。得以保守要地。連獲勝仗。黃文金爲著名梟悍之寇。而李世賢又以大衆踞徽甯。出婺源。襲破景鎮。吾與之大戰于樂平。親臨行陣。分三路以擊之。寇大奔敗。僵尸十數里。會天大風雨。畝水驟漲。人馬相蹈藉。溺死者尤衆。李世賢易衣逃去。而饒樂之寇悉走。是役共殺賊五千餘人。吾昔嘗以未臨前敵爲恨。自到江西。往往策馬督戰。初猶皇惑。久則胆氣愈壯。心志愈定。雖殺聲震耳。矢石當前。而毫無怯懼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歷練也。今而後可免紙上談兵之誚矣。

又辛酉

由樂平入婺源。人物凋殘。爲之悲憫。此地爲程朱系出之鄉。先世廬墓在焉。自兵燹後。而荒敗極矣。愼修雙池。諸先生故籍。蕩然無存。諸故家子弟離散。典禮淪亡。弔死扶傷。至深感喟。有教諭夏君譽父。素講程朱之學。兼習時務。談論極歡。現居幕中。代籌軍食。洵不可得之才也。

又辛酉

近日營中士卒患病者逾半。物故者亦近千人。大兵之後。必有瘟疫。亦自然之理也。千里從戎。還鄉無日。餉事既窮。而藥餌棺斂。雖極草草。亦所費不貲矣。吾以寒儒。仰承先帝特達之知。方圖報稱。遽接鼎湖之耗。悲感填胸。復受暑熱。身體極不舒適。惟強力支撐。照常辦事。或不至成大病耳。

與諸子書 同治壬戌

吾以德薄能淺之人。忝竊高位。督師十月。未能克一郡。救一方。上負朝廷。下孤民望。爾輩聞吾敗。固宜憂聞吾勝。不可以爲喜。旣奉撫浙之命。則浙之土地人民。皆

責之。我既奉督辦之命。則東南大局亦與有責焉。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緼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

與景喬先生 辛酉

王梅村爲弟所最敬服。在此綜理營務。無一事不愜吾心。無一語少相違忤。弟于大事向來獨斷獨行。如克庵石泉猶有異同。惟梅村則無所不合也。比以病久思歸。不得已派人護送歸湘。臨岐洒淚。彼此黯然。此公剛毅木訥。心地仁厚。一時所無。不但能謀善戰。足以齊名壯武也。惜其體氣太弱。恐難克享大年。別後念之殊殷。雖坡公之別子。由不能過也。

與孝威同治壬戌

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紙不能詳。爾母歸我時。我已舉于鄉。境遇較前稍異。然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嘗不淚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時。在小淹館中。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貧苦之狀。有四句云。硯田終歲營兒哺。糠

屑。經。時。當。夕。殮。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咬。菜。根。至。今。一。諷。詠。之。猶。悲。愴。不。能。自。已。也。

又壬戌

吾。以。狷。狹。之。性。不。合。時。宜。自。分。長。爲。農。夫。以。沒。世。遭。際。亂。離。始。應。當。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圍。城。初。意。亦。祇。保。衛。桑。梓。未。敢。侈。談。大。局。也。文。宗。顯。皇。帝。以。中。外。交。章。論。薦。始。有。意。乎。其。爲。人。凡。兩。湖。之。人。及。官。于。兩。湖。者。入。見。無。不。垂。詢。及。之。以。未。曾。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賂。曾。胡。之。保。則。已。在。聖。明。洞。鑒。之。後。矣。

又壬戌

榜。發。爾。竟。倖。中。三。十。二。名。且。爲。爾。喜。且。爲。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爲。嫌。晏。元。獻。楊。文。和。李。文。正。千。古。有。幾。天。地。間。人。與。物。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洩。也。卽。學。業。亦。然。爾。宜。自。加。省。懼。斷。不。可。稍。涉。驕。亢。以。貽。我。憂。

與諸子癸亥

自。金。華。到。巖。州。人。物。彫。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烟。斷。絕。見。屆。春。耕。之。期。民。

間農器毀棄殆盡。耕牛百無一存。穀豆雜糧種籽無從購覓。殘黎喘息僅屬者。晝則緣伏荒畦廢圃之間。搗野菜爲食。夜則偎枕頽垣破壁之下。就土塊以眠。昔時溫飽之家。大半均成餓殍。憂至極。并其樂生哀死之念。而亦無之。甚有骨肉存亡在側。相視而漠然不動其心者。哀我人斯。竟至于此。我現已力籌補救。所過之地。分糧煮粥。俵散錢米。然涓滴之泉。終難有濟。特既受封疆重寄。自應竭心力以救此子遺殆盡之殘黎也。爾等在家安居飽食。甚且尙嫌不美。何嘗夢見此種苦况。及老父經營之苦心乎。

又癸亥

吾在軍中。自奉極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賑。甯波海關有巡撫平餘銀八千兩。歷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爲陋規也。但裁之之後。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約。則必不敷用矣。豈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于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轉送賑局。書告爾等。應知取與皆當準之于義。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與徐樹人癸亥

凡兵事未有不痛勦而能撫者。未有一意主撫而能勦者。惟解散脅從一策則無論何地何事皆可行之。招撫與解散名同實異。招撫者散其黨且欲資其力。解散則不復資其力也。官軍勝賊則民不畏賊而畏官軍。一戰之後解散必多。則所殺者真賊。打一仗是一仗。辦一起卽了一起。不惟易于成功。且令海邦浮動之民有所畏而不敢逞。數十年之利也。明末之辦流寇非不能勦而乃一意主撫致成亡國之禍。可爲痛恨。

與孝威甲子

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聲不絕。臍爲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爲汁之苦。至今每一念之猶如聞其聲也。

又

吾少時好談兵。於古今兵事頗有獨見灼知之處。遂以此爲當道所推許。馳驅戎馬。忽已十餘年矣。禍難方殷。未知何時始能底定。長揖歸田。然每念及爾等。則惟

願努力作耕田識字之好秀才佳子弟不願學老夫也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易曰聖人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明指爲毒可知用之者必不得已也蓋天下之亂起于一縣平時保民治匪果有好地方官清查保甲分別良莠結實辦理自然無事不宜隨便用兵無論宵小蹤跡出沒無常發兵捕勦百不得一卽兵實可用帶兵之人實在能幹亦只可用壯聲威以振良民之氣而寒宵小之心至於清查村堡之人仍以用本地紳民爲主若以昏懦之官帶無紀律之兵下鄉查訪所到之地雞犬一空首要各犯早已聞風遠遁甚或妄拏良民要功冒賞而良民亦激爲匪禍且至數年不息三省教匪卽由地方官派兵查拏而起其前鑒也此因平陽會匪一案感而書此

與周夫人甲子

比因洪福瑱就禽仰荷朝廷論功行賞宗棠亦忝膺五等之封並錫名曰恪靖再疏固辭未蒙俞允自惟薄劣遭值聖明懋賞頻頒實慙非分此皆先世積累之厚鬱極而興乃獨鍾于宗棠之身大懼發洩太甚盈滿爲災使吾祖宗之澤至吾身

而墮墜則罪大矣。夙夜兢兢，實不敢有一毫喜色。願夫人深喻此心，督飭諸兒及家人婦子，格外謹嚴，決不可因改換門庭，日趨奢侈，致忘却本來面目也。

與景喬先生乙丑

入閩以來，所見所聞，竟有出意想之外者。吏治軍政，敗壞至不可爲。籌兵無一卒之用，籌餉無一月之儲。守令則樸幹甚稀，局員則冗雜難問。蓋捐納途開，兌價低廉，作官儼若行商。視事一如傳舍，而民之休戚不問也。又近年鴉片流毒，吸食者十人而五，民之流爲盜賊，勢所必然。而官司不知教養爲何事，則治本之策已亡。不知政刑爲何事，而治標之策又失。民無恥爲盜賊之心，復無懼爲盜賊之心，何怪汪李諸巨寇逆氛一入，從亂如歸乎？總之此間一切均須改絃更張，而其病根實因貧困而起。故弟昨具奏云：治閩之要首在理財，理財之要尤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者，此也。周受三頗有才氣，近年閱歷漸深，日見練達，已調之來助矣。

與周受三乙丑 名開錫公之受業弟子最早者

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貫注。除貪鄙。吸烟及全無知覺運動之人。斷不宜用。外。餘皆隨材器使。亦可漸收轉移之效。大抵中人之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吾之好惡一端。斯吏之趨向定矣。長沙一猾吏。曾語人云。吾輩所工者。揣摩風氣耳。使上司所尙者。果是廉幹一路。吾亦何樂而貪庸乎。此言雖諧。却亦近理。今日道府。以至督撫。均言察吏。不知察吏之外。尙有訓吏。兩端訓之。使不至爲惡。恤之。使可以爲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轉移自速也。由前言之。表端則影自正。修身以上之事也。由後言之。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之道。齊家以下之事也。閩中官吏。龐雜。習氣頹靡。吾惟去其太甚者。舉其賢者。能者。不必問其從來。咎其已往。某某當權時。鑽營之人。概置不問可也。

又乙丑

閩事以治匪爲要。治匪以察吏爲先。察吏尤以懲貪爲急務。如某某等。皆著名貪吏也。已與樹人中丞商定。會銜劾辦。此外尙有應參者。徐徐圖之。惟徐公仁心厚德。必有不忍之意。但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昔賢已言之矣。果能化貪爲廉。民心自

服民氣自平。倘容我三載設施。或可復海濱鄒魯之舊。武健嚴酷。吾不敢辭。

與老威乙丑

自金盃嶺誓師以來。與粵匪周旋數十戰。今乃蹙之海隅。肅清餘孽。可謂不負初志。其地名曰金盤堡。後先相映。亦一奇也。又悲緯家言。嘉湖作戰場。末刼在錢塘。嘉應州有錢塘墟。恰與末刼之語相應。天心厭亂。日月重光。從此可解甲歸耕。豈非幸事。久忝高位。殊深覆餗之憂。而汝復以恩廕特賞。郎曹受恩。愈重。報稱愈難。中夜以思。彌滋悚懼。

與景喬先生丙寅

近擬在閩設廠。自造輪船。已志愈允。所爲章奏數千言。其大意謂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及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米利堅。數十年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派人赴英吉利。學其文字。究其象數。卽爲仿造張本。不數年東洋之輪船。必縱橫于海上。獨我中國。因軍務未平。無暇及此。同以大海爲利。人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

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爲本藝事爲末外國以藝事爲重義理爲輕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約計有數百萬之費即可造成多艘而他日所省之費多矣。弟前在杭州曾飭匠仿造小輪試行于西湖惜不能速據洋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皆云大致不差惟機件不靈耳現在決計創行雖非常之原衆人必起而阻撓亦不恤也。湘人固閉殆必聞而掩耳謂我變于夷矣。

又丙寅

英人賈祿因弟接待不優說不應用札見時應開門放炮致嘵嘵于總署之前甚矣夷性之難戢也。本不知中國禮法所用又多中國莠民教揉升木無所不爲弟以外國領事與中國道府等耳用札不開門放炮皆往例也。據理折之居然帖服尤可見夷人並非真不可理喻也。從前和約迫于時勢致啓其輕慢之心然條約既定自應互相遵守豈能更議通融我愈謙則彼愈亢我愈俯則彼愈仰必將無

立。足。之。地。惟。有。遇。事。守。定。條。約。禮。以。行。之。遜。以。出。之。總。冀。相。安。無。事。而。已。

與景喬先生丙寅

入。閩。未。久。又。移。陝。甘。萬。里。之。行。敢。辭。况。瘁。惟。船。政。甫。有。端。倪。台。事。亦。未。定。妥。其。他。要。政。棼。如。亂。絲。皆。須。區。畫。清。楚。方。能。卸。肩。比。來。日。夜。籌。謀。心。力。交。瘁。自。限。四。十。日。料。理。完。結。而。後。啓。行。發。摺。三。十。餘。件。片。四。十。餘。件。手。不。停。揮。燈。盡。未。已。癸。姪。爲。吾。寫。摺。亦。無。輟。筆。之。時。已。倩。人。錄。副。歸。兄。取。視。之。當。不。嗤。其。妄。也。

又丙寅

行。期。定。初。四。日。而。士。民。上。疏。籲。留。奉。批。暫。緩。西。行。初。三。日。入。城。辭。行。羣。起。攀。留。塞。滿。街。署。譬。曉。再。三。終。不。可。止。回。營。次。日。夜。冠。數。十。輩。至。苦。留。小。住。以。從。民。望。不。得。已。改。初。十。日。登。輪。吾。何。施。于。閩。哉。感。愧。之。餘。不。覺。淚。落。蓋。閩。之。不。治。久。矣。民。困。于。貪。虐。之。政。爲。日。已。深。寬。抑。之。氣。充。塞。里。閭。弟。之。來。本。欲。與。之。更。始。使。劫。餘。草。木。復。見。太。平。治。匪。爲。安。民。之。要。練。兵。爲。遣。勇。之。要。開。正。誼。書。局。爲。養。士。勸。學。之。要。教。種。桑。棉。爲。養。民。務。本。之。要。增。積。貯。爲。備。荒。之。要。劾。貪。獎。廉。爲。課。吏。之。要。使。得。在。此。數。

年數者必有成。乃紀綱甫立而遽賦西行。于關隴未必能爲功。而閩則不能觀其效。弟方歉恨之不暇。乃閩人相與歌頌而挽留之。其愛厚至于如此。愈使吾悲歎而不能已也。

又丙寅

弟率所部三千人。由江西取道湖北。約臘底到漢。弟婦則率家人航海歸湘。大約居時可在漢皋一面也。與兄別久矣。聞病嗽久。人甚消瘦。白頭兄弟會少。離多。此去又不卜何時聚首。亟思派人迎兄來漢。倘能先挈渾姪到此候視。則更盼望之至矣。

與王子壽丁卯

自古用兵塞上屯田以裕軍儲。車營以遏突騎。方略取勝。勦撫兼施。一定之理。壯侯初不見信于漢。韓范終不見用于宋。是以千數百年富強之區。化爲榛莽。茲承彫敝既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倚任之專。積漸之久。何以致此。五十有六年。去日已多。朝廷所以用之者。不過責一時之效已耳。以不可多得之歲月而求。

難。以。驟。致。之。事。功。其。有。濟。乎。惟。日。孜孜。以。啓。其。緒。博。求。俊。傑。以。要。其。成。則。區。區。之。忱。不。敢。自。釋。者。耳。

附王子壽書

聞有督師秦隴之命。雍涼號山河百二。爲國家西面屏藩。頃偪回氛。亂離瘼矣。自非出羣才。略如寇子翼。馮公孫之儔。無能摧陷廓清者。柏心壯而游秦隴。略習其山川風氣。回民強獷。柔良者事畜牧。凶慄者則帶刀行規。營中將士十九皆回。漢民極孱懦。無復秦時銳士。漢代良家六郡武力矣。平時覺隙已深。因料三秦有事。必花門首禍。欲着徙戎之論。乃不旋踵而禍作矣。蔓延至今。兵力益不可用。財賦殫竭。四方皆不能挹注。師行往往數月無居人。農業盡廢。糧食告罄。既無轉穀他省之理。又山谷糾錯。水泉乏絕。卽能裹糧峙糗。窮追深討。彼則逃匿荒寨。遁出關外。俟我深入。乃潛斷糧路。與汲道。我軍未有不債者也。竊以爲秦事不獨在猛戰。而在方略。處置爲遠大之謀。且今秦事尤極糜爛。各營軍士精銳消沮。遠方召募之士。聞風已不樂往。卽往亦不能戰。米麥全不可得。當

此。而。欲。卷。甲。直。趨。雖。賁。育。之。勇。韓。白。之。謀。亦。困。于。石。據。于。蔘。藜。耳。爲。明。公。計。急。宜。奏。請。屯。田。必。二。三。年。乃。見。成。效。米。穀。既。足。練。軍。亦。就。然。後。引。兵。下。隴。戰。勝。攻。取。可。運。諸。掌。明。公。上。奏。先。與。朝。廷。約。勿。求。速。效。勿。遽。促。戰。必。食。足。兵。精。始。可。進。討。請。以。三。年。爲。度。昔。王。翦。趙。充。國。皆。先。定。規。模。堅。守。初。議。與。君。相。固。爭。卒。以。成。功。願。明。公。仿。此。意。行。之。如。得。襄。祇。任。峻。輩。專。務。墾。闢。力。行。勸。課。軍。食。既。足。士。飽。馬。騰。其。與。轉。餉。他。省。者。功。相。萬。也。至。它。日。進。兵。視。彼。中。尤。驍。黠。者。誅。剪。之。餘。既。不。能。盡。誅。俟。其。畏。服。請。撫。因。兵。力。移。而。分。置。之。西。甯。階。岷。或。延。榆。邊。外。聽。立。回。村。勿。與。漢。民。雜。處。杜。塞。蹊。隧。擇。隨。立。戍。布。以。威。信。又。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約。束。無。復。闌。出。滋。擾。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也。

與諸子丁卯

先。世。貧。苦。憂。瘁。惟。積。功。累。德。以。有。今。日。吾。蒙。國。恩。祿。入。甚。厚。豈。能。但。顧。其。私。自。應。先。就。宗。祠。學。塾。爲。之。試。館。改。造。義。學。舉。行。究。需。錢。若。干。尙。須。添。置。義。莊。以。贍。族。之。鰥。寡。孤。獨。擴。充。備。荒。穀。以。救。荒。年。吾。苦。力。不。給。耳。帶。兵。多。年。不。私。一。錢。任。封。疆。數。

年所餘養廉銀不過一萬數千兩尙擬繳一萬兩作京餉則所餘不過數千已耳現擬託李仲雲代爲撥兌收到宜從速辦理勿因循也此係義舉分所應爲之事至沾漑子孫則非我意而外人尙謂我矯或稱爲廉均不知我心也

又丁卯

吾前在湘幕久專軍事爲當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構陷之計其時諸公無敢一言誦其冤者潘公祖蔭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諭垂詢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蓋得聞之郭筠仙也筠仙與我交稍深其與潘公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語却從不於我處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誼豈近人所_有哉惟戊午之歲曾以召對之語告我頃于篋中檢得記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賢如渴聖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馳驅不容已也

附郭嵩燾筠仙書

初三日召見養心殿西煖閣溫諭移時問曰汝可識左宗棠曰自小相識上曰自然有書信來往曰有信來往曰汝寄左宗棠信可以吾意諭知當出爲我辦

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係何原故。想係功名心淡。曰。左宗棠亦自度賦性剛直。不能與世相合。在湖南辦事。與撫臣駱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離。上曰。左宗棠才幹是怎樣。曰。左宗棠才極大。料事明白。無不了之事。人品尤極端正。曰。左宗棠多少歲。曰。四十七歲。上曰。再過兩年五十歲。精力衰矣。趁此年力尙強。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躊躇。須得一勸。勸他曰。臣也曾勸過他。只因性剛。不能隨同。故不敢出。數年來。却日日在省辦事。見在湖南四路征勦。貴州廣西。籌兵籌餉。多係左宗棠之力。上曰。聞他意思。想會試曰。有此語。上曰。左宗棠何必以進士爲榮。文章報國。與建功立業。所得孰多。他有如許才也。須一出辦事。方好。曰。左宗棠爲人是豪傑。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奮發。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萬無不出之理。上乃及他事。右記大概如此。未敢稍附會一語也。

與諸子 戊辰

捻氛平靖。又晉宮銜。行次天津。遵旨入覲。復拜禁城騎馬之寵。優待勞臣。可謂至矣。惟以西事爲急。垂問何時可定。當以進兵運餉之艱。非二三年所能蕝事。乃謹

對以五年爲期而慈聖猶訝其遲世人又以爲驕天威咫尺何敢面欺揣時度勢應聲而對實自發于不覺恐五年尙未必敢如願耳西事艱險爲古今棘手一端吾以受恩深重冒然任之非敢如趙壯侯自詡無踰老臣也爾等可檢趙充國傳子細讀之便知西征之不易現又奏請劉壽卿率部從征吾近來于滌公多所不滿獨于賞拔壽卿一事最徵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昔壽卿由皖豫轉戰各省滌公嘗足其軍食以待之解餉至一百數十萬兩之多俾其一心辦賊不憂困乏用能保秦救晉速徯京畿以馬當步爲天下先此次擒匪蕩平壽鄉實爲功首則又不能不歸功于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于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會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于蔽賢妬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至陝甘餉事之難所以異于各省者地方荒瘠物產無多一也舟楫不通懋遷不便二也各省雖遭兵燹然或不久卽平陝甘漢回雜處互相仇殺六七年來日無寧宇新疇已廢舊藏旋空搜掠旣頻

避。徒。無。所。三。也。變。亂。以。來。漢。回。人。民。死。亡。大。半。牲。畜。鮮。存。種。藝。既。乏。壯。丁。耕。墾。並。少。牛。馬。生。穀。無。資。利。源。遂。塞。四。也。各。省。兵。勇。餉。數。雖。多。少。不。同。然。糧。價。平。減。購。致。非。難。陝。甘。則。食。物。翔。貴。數。倍。他。方。兵。勇。日。啖。細。糧。二。斤。卽。需。銀。一。錢。有。奇。卽。按。日。給。與。實。銀。一。飽。之。外。絕。無。存。留。鹽。菜。衣。履。復。將。安。出。五。也。各。省。地。丁。錢。糧。外。均。有。牙。厘。雜。稅。捐。輸。勉。供。挹。注。陝。厘。尙。可。年。得。十。萬。兩。甘。則。並。此。無。之。捐。輸。則。兩。省。均。難。籌。辦。軍。興。既。久。公。私。困。窮。六。也。各。省。轉。運。雖。極。煩。重。然。陸。有。車。馱。水。有。舟。楫。又。有。民。夫。足。供。雇。運。陝。甘。則。山。徑。犖。确。沙。磧。荒。涼。所。恃。以。轉。饋。者。惟。馱。與。夫。馱。則。騾。馬。難。供。夫。則。雇。覓。不。出。且。糧。糗。麩。料。事。事。艱。難。勞。費。倍。常。七。也。用。兵。之。道。勤。撫。兼。施。撫。之。爲。難。尤。苦。于。勤。勤。者。戰。勝。之。後。別。無。籌。畫。撫。則。受。降。之。後。更。費。綢。繆。各。省。受。降。惟。籌。資。遺。散。令。其。各。歸。原。籍。而。已。陝。甘。則。釁。由。內。作。漢。回。皆。是。土。著。散。遣。無。歸。非。先。籌。安。插。之。地。給。以。牲。畜。籽。種。不。可。未。安。插。之。先。又。非。酌。遺。口。糧。不。可。用。數。浩。繁。難。以。數。計。八。也。吾。以。此。八。難。奏。陳。實。以。陝。甘。事。勢。與。各。省。情。形。迥。別。非。髮。匪。捻。匪。可。比。果。欲。奠。定。西。陲。決。不。能。求。旦。夕。之。效。王。子。壽。所。言。確。有。見。也。

與孝寬 戊辰

聞汝倖入府庠。爲之一慰。吾家本寒儒。世守耕讀。吾四十以前。原擬以老孝廉終于隴畝。迫于世難。躍馬橫戈。十餘年。幾失却秀才風味矣。爾之天資非高。文筆亦欠挺拔。僥倖青衿。切勿沾沾自滿。須知此是讀書本分事。非驕人之具也。吾嘗謂子弟不可有執袴氣。尤不可有名士氣。名士之懷。卽在自以爲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慚。只見其虛僞狂誕。而將所謂純謹篤厚之風。悍然喪盡。故名士者。實不祥之物。從來人說。佳人命薄。才人福薄。非天賦之薄也。其自戕自賊。自暴自棄。早將先人餘蔭。自己根基。斲削盡矣。又何怪坎坷不遇。憔悴傷生乎。戒之戒之。

與諸子 己巳

清澗忽然兵變。高果臣之親軍。亦以會匪爲回內應。竟致刃戕果臣。傷哉。果臣吾之心腹爪牙也。方期度隴共立奇功。千鈞之弩。竟爲鼉衆所傷。殊出意料之外。幸各軍合圍。悉捕反者。無一逃免。丁鄔兩逆臨刑。亦自云罪該萬死。吾作祭文。完時已午夜。正哀吟間。忽一雀飛入幕中。旋轉不去。侍卒送之幕外。旋又飛入。以喙銜

侍卒之手甚牢。殆果臣之靈爽。式憑此案磔誅者五。斬梟七十二名。各營禽斬。又以千計。亦可慰果臣及諸忠在天之靈矣。惟殺犬鼠萬千。烏能償吾果臣之命耶。一慟。

又己巳

吳退庵連日大獲全勝。令人神旺。惟其人鋒芒太露。恐不能保。泰持盈。屢以慰勉。王壯武之語告之。冀其知所戒懼。或不至半途蹉跌。銛鋒以屢割而鈍。源泉以屢汲而渾。戒愼之心不可一日忘也。治兵莫先于養氣。養氣在心。存勿失。兵家之所以通于道也。可熟玩之。

與劉壽卿己巳

馬化澂名雖受撫。而恃其富豪。恃其險固。陰與陝甘各回相通。以大局言之。金積堡爲陝甘必討之賊。失今不圖。後將曠臍。無及從前。雷曹兩提督攻金積堡。因糧運不繼。後路被其截斷。遂至一敗不振。故欲攻金積堡。非甯夏固原均有勁軍。不可而從。東路進兵。非熟審路徑。屯積糧食。層層漸進。不可麾下自綏。德鼓行而西。

名爲勦化定之賊。實則注意于金積堡。俟逼近。後察其順逆。慎密圖之。此關一開。則威震全隴。迺可收全功也。

與諸子己巳

馬化澂陰賊險狠。天下共知。就撫後。仍與陝回互相首尾。敗則資以馬械。窮則助以軍糧。自靈甯西達西甯。南過河狄。各回民無不仰其鼻息。蓋本無降意。而姑以此欺蒙官軍。穆春岩竟深信之。且以濫殺激變歸罪壽卿。是非顛倒。可爲痛心。壽卿忠勇明白。功冠一時。西征諸大捷。正奇互用。無堅不摧。他人得其一二分。已爲奇績。而壽卿所陳戰狀。語語平實。絕少矜張。頗有大樹將軍之風。吾與曾滌公。意見齟齬。惟于拔識壽卿。最爲佩服。故于此次濫殺激變之事。力爲洗刷。實非阿其所好。誠以是非所在。不容混淆。而保護將才。卽所以顧全大局也。九月廿三日。壽卿破馬家寨。搜出馬化澂給僞參領馬重三等。糾黨抗拒僞札一封。僞銜統理甯郡兩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馬鈴以僞印。其反狀已敗露矣。伊又遣人自金積獻芻糧數十車于壽卿軍前。壽卿知其詭謀。而軍糧又實匱乏。乃令聚沙爲

困覆少米於上。引其使人周視。告曰。糧我所自有。不煩化澂。然既來。無退理。予之銀必時值。化澂狡計。竟無所施。是真不愧智勇名將矣。

與景喬先生己巳

西事大類。養癰失今。不圖西陲。恐非復朝廷所有。弟不自忖量。引爲己任。自燕齊返旆。先定三秦。旋直擣金積堡。老巢扼其吭。而盪其腦。而衆議繁興。指爲激變。屢蒙詔旨譙責。幾于無以自明。其實馬化澂之心。路人皆知。亦何待激也。現經搜獲賊堡僞札。叛跡昭然。廟謨始定。任事之難。如此可爲一歎。

又己巳

嘗歎泰西開花礮子。及大礮子之入中國。自明已然。見在鳳翔府城樓。尙存開花礮子二百餘枚。平涼府西城。見有大洋礮。上鐫萬歷及總制胡等字。餘則剝蝕模糊矣。然則利器之入中國。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烏族縱橫海上。數十年來。挾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又

太常師撤瑟後。董園興弟相繼下世。孤孫韋佩旋舉于鄉。爲部郎。弟入關時。韋佩來見。引居戎幕。詢知師墓在涇陽城西三十里。榆楸數百。大可十數圍。森列左右。亂後枝柯無傷。類有神護。乃令有司永禁樵采。著爲例。置墓田。建丙舍。立神道。加封樹。豐碑。大冢巍然。涇川庶足慰先師之靈矣。韋佩又出師榜前家書相視。僅剝蝕十數字。中於搜遺一事。言之尤詳。謹已雙鈎刊布。與三秦人士共觀之。俾有所勸。

與孝威已巳

今歲湖南水災至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並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士爲此人。以爲義可也。今養廉歲得二萬兩。區區之賑。爲德于鄉。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謹謝之。

又庚午

備荒穀。以見買之四百石。卽留爲族鄰備荒用。但宜擇經管理之。仁風團亦宜分給。以全義舉。此吾當寒士時。與爾母慘淡經營者也。

與威寬勛同庚午

爾母自在漢口聚晤之後。卽回湘中。吾亦度隴。登舟餞別之時。念及戎事倥傯。猝難了結。後會正未知何日相對。淒然爾母猶以吉語慰勉。而孰知此別卽終古乎。爾母賢明淑慎。常履憂患。終身不知安閒。享受之樂。此可哀也。執筆爲墓銘。不敢過實。然心滋傷矣。我自嚴州患瘧後。卽病腹瀉。七年之疾。至今未瘳。乃又聞爾母之變。忍哀割痛。以就王事。形未瘁而神已傷。計西事粗平。吾亦將辭塵界而同歸大暮矣。

又庚午

何三在家看門。老實而晚景不佳。爾母在閩時。曾說過給與一名勇價。吾諾之。惟念勇之口糧不可給家丁。是以久未給與。予亦且忘之矣。今寄信若農。劃撥養廉銀二百兩零一兩六錢。交爾給何三。以了此項。卽以踐爾母之宿約也。

與劉毅齋庚午

前接雷周稟十五日之事。當卽飛函奉致。并具牘行知總統。耆湘全軍。以定軍心。

援賊紛至。周張引退。雷又被圍。局勢極壞。尊處未赴峽口之援。自是向東南打賊。能將吳忠堡一帶已撫未叛者安撫已撫仍叛通賊者勦之。亦是一策。春冰將泮。轉瞬桃汛。下橋永甯洞。是否準備至爲懸繫。愚見前敵各營漸漸收回。吳忠堡而嚴扼下橋永甯洞。紮黃河邊以通運道。賊既集堅糧足。難以遽滅。則逼紮亦屬無益。不如先圖自固。爲是擇吳忠堡地勢高處紮營。嚴扼永甯洞。司其宣瀉。則我能制賊。賊不能困我。又可藉通甯夏糧道。似於局勢爲宜。如實不能支。不能不作退軍之計。則須通盤籌畫。分先後分去留。不可一併行動。靈州既克。不可拋棄永甯洞。是下游津要。必宜扼紮。甯夏爲重鎮。又官軍運道所經。必須力顧。此數處均應留兵。愚意金軍宜過河以助金張。就甯夏平羅之糧。而通靈州下橋運道。靈州宜派馬步七八營。下橋宜派撥一兩營。其主退者宜先審各路有糧地方以爲趨向。綏德鎮靖瓦窰一帶。相去千數百里。途無可因之糧。恐難必達。查由靈州至環縣。由環縣抵慶陽一路。由金積堡打漢伯堡。出惠安堡。韋州下馬關。而至預望城。共二百六十里。由預望城西北去半角城百三十里。去王家團莊一百里。皆有官兵。

駐紮一徑可通。平涼府或從預望城南下二百餘里。亦可由瓦亭抵平涼。此亦一路。慶陽平涼皆有糧食。可取。惟須裹半月之糧。可期必達。此爲退軍出險之策。兩者請與傑軒兄分任之一去。一留於局勢方穩。總要將軍中公私所存糧食通籌。合計以定主見。免致臨時周章。壽公忠櫬仍暫停靈州爲安。

與景喬先生庚午

西事養癰已成。當事知其不了。欲以不了了之。久且蘊毒。日甚。叛跡日彰。尙以弟激變。熒惑天聽。劉壽卿一腔忠義。近世無兩。與弟計議至熟。卷甲疾趨。盪其腦而扼其吭。不料大捷之後。遂以捐軀失吾右臂。傷何可言。幸毅齋嗣事。雪涕臨戎。連戰皆捷。中路諸軍復將陝回。元惡馬正和擊斃。而同時南路崔禹諸逆。由陝回竄者。又經疊次截勦。僅數百人漏逸而去。馬化澂父子哀詞求撫。弟未之許。仍以武臨之。大約殲其渠惡。宥其脅從。事乃可定也。西戎錯處中土。千數百年。涵濡卵育。種類繁滋。肇岫八年。誅殛何可數計。而馬化澂以新教勾煽。其衆猶崛強一隅。其聲息呼吸數千里。此關一開。餘或不甚煩。兵力第一息尙存。不敢不勉。

與諸子庚午

老賊計窮。復又哀詞就撫。仍未許之。大約兩三月。糧盡援絕。歲役可期。漢回搆覺。既深。見則必殺。良回慮解散。後無策自全。匪回則以此劫持其黨。得以自固。其人柔則狡詐。剛則桀驁。知畏威。不知懷德。性與人殊。若圖導引善機。廣開生路。非需時日。俟其生路斷絕。逆志潛消。不可若草草爲之。撫不能久也。武鄉之於孟獲。獨以攻心爲上策。然必至南人不復反。乃與結局。所謂才須學。學須識者。以此。

與李少荃庚午

回之錯處。中土自古而然。徙戎尙難。何況議勦。欲比花門種類。而盡之。無論勢有不能。亦理有不可。入關之始。卽奏分別勦撫。蓋不得已也。竭誠力行。已逾三載。至今歲春夏。乃見微效。安插平涼者。尙祇數千。惟獲訊金積狄河回首。亦知平涼安撫之局。實出至誠。陝西各回酋。始無詞脅迫。諸回馬化澂。亦不能挾陝回以爲重。然如馬化澂父子。則實無撫理。而又不可深閉固拒。以絕甘回求撫之心。此誠難而又難也。

與諸子庚午

金積堡鎖圍久合。馬化澂隻身就擒。若論敷衍了事。亦可結局。然此賊謀逆已久。蓄機甚深。此時若稍鬆手。將來仍是西北隱患。且戎狄之患。最難收拾。本朝都燕。以九邊爲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荑。重爲異日之憂。不比陝回由積衅私鬥起事。尙可網開一面也。度隴以來。先注意於此。雖回事之牽掣。異己之阻撓。朝廷之訓飭。皆所不敢屈。幸如此了結。寸心乃安。若論其事之難。則趙元昊始終爲宋患。河套爲明患。聖祖之征準部。撫定蒙古而衆建之一時。名臣名將所綢繆。其計畫亦無以踰此也。自吾移督陝甘。有代爲憂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遲以無功者。吾概不介意。天下事總要人幹。國家不可無陝甘。陝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年任兼圻。豈可避難就易哉。

又庚午

哥老會匪。本四川囑嚕之變。稱始以結拜爲同心。殺賊患難相顧之據。繼以之結黨。抗官鬪餉。梗令繼以之恐喝取財。迫脅異己。分遣黨羽。潛踞水陸要隘。遇同會

之人。則驗據放行。否則刼殺不免。其實不過斂錢入己。因以爲利。非若邪教黨堅交。祕陰謀不軌。入會之徒。亦非若逆黨甘心作賊也。而勢之旣成。遂若積重難返。黠桀者。倡之愚懦者。附之其患。蓋有不可勝言者。吾已函告韞齋中丞。請其擇紳募勇成營。一巨紳總之。以資鎮壓。以銷反側。其勇餉。非勸捐不可。勸捐。非先從帶勇之家。起手不可。吾家宜首先傾囊于事。方順。至于湘南紳士。當初寒苦。近已小康。甚則大名顯爵。次亦積功至一二品。此皆不世奇逢。值茲鄉邦多警。分宜毀家紓難。以佐一時之急。次則經營淮鹽諸家。再次則本地紳富。皆應先捐。至照糧攤捐。一說則斷不可行。亦以天理人情所不容及也。先友羅忠節王壯武嘗言。亂世之名。宜慎取財貨亦然。王壯武則直謂天下皆貧。湖南獨富。天下皆賤。湖南獨貴。是爲不祥。其言雖過。然亦不得議其非也。况當匪徒弄兵。有鎮壓之責。河伯爲虐。有恤災之責乎。應捐者旣捐。則捐輸頻數者。無所藉口。亦將不勸而自急矣。

與王孝鳳 辛未

金積事了。關隴之幸。抑不僅關隴之幸。其乾淨熨貼。較之東南諸役。尙似信心馬。

燿邦卽小游擊。狡猾凶頑。爲諸逆魁。已同時極刑處死。此案爲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勤辦新教以後第三案。馬化澹父子兄弟。凶狡異于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其勢燄熾于石峯堡百倍。若不及時撲滅。禍患何可勝言。擬摩石空。同以志歲月。尙未遑也。南路岷州叛卒。一律收輯。誅斬首惡數人。而分撥其徒黨數千於各營中。事亦大定。甘肅逋逃淵藪。一清。論者不料其了結之速。動以危詞歸咎于周受。三朝廷屢以詰責。不得不據實上陳。以明國是。而釋羣疑。外臣任事之難如此。昔盧九台有云。不肖十分精神。以七分料理世故。三分辦賊。若得分其半用之。討賊於事亦濟。念之慨然。

與王子壽 辛未

隴事艱阻。萬分。先攻金積。尤非時局所許。一年之間。連喪大將。人心震駭。謠譏繁興。幸將士用命。得將渠族殲夷。餘衆遷徙。固始願不及者也。惟天方新教。傳染既多。隴右湟中。尤須鋤治。尙需歲月。乃竟全功。正恐衰朽餘年。未能了此耳。自我徂西。一切方略。均出囊智之餘。舊病陳方。堅確不易。幸而克濟子之功也。蒙敢尸之。

嘗歎近世士大夫如市醫售藥。脉候病源。舉不復問。囊錢既滿。驀然而歸。顧安知人生實難乎。賊所窟穴。唐之靈武。宋之西夏。明之河套。皆其處也。戎狄之間。用兵匪易。關中大局略定。前年秋仲。乃引軍而西北。從銀州。南逾汧隴。中路出古安定。未及期。餘南取渭源狄道。北定靈甯。喋血苦戰。無間寒暑。僕十餘年。勤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雖才智鈍拙。拮据禾違。顧齒之搖者。脫髮之蒼者。素矣。而論者每譏其老。師行兵于烟闐絕之地。轉饋千數百里。勞耗不可言殫。而論者每譏其糜餉。此固勞人志士所不敢辭者。行年六十。自嗟來日無多。不能爲國家卒扞西徼。恐一日溘先朝露。與世之汶汶者同實。讒慝之口。願吾子卒有以雪之名山箸述。或勝國門耶。

與景喬先生 辛未

馬化澹父子親屬。已處極刑。其凶黨已授僞官者八十餘人。均誅之。夷其堡城。遷老弱一萬二千餘人于固原。其客民及被脅甘回三千餘人。則與陝回並移之。于平涼化平川。分給地畝。窰屋。牲畜籽種。督其耕墾。而奏設通判都司各官董之。西

事總算有一結束矣。比始于訊問回黨。悉得其傳教本末。而深知新教之不可不
禁也。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于天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
一自爲夫婦。至囁撒而其教始興。又六百年。當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
靈闡明。清真之教。回衆翕然從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教。自稱曰穆民。以尊
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
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
發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教以識主爲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見性。
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教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曰唸。謂誦經一
日。禮。謂報恩。一曰齋。謂絕物。一曰課。謂忘己。一曰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
常之理。七日一禮拜。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穌。而時雜以佛氏之
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詭異之流。專以勾結爲事。煽誘爲能。也是
故。雜處中國千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代相
承。不聞查禁。我朝且錄其人才。準其仕進。乾隆時江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高

宗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矣。此舊教之原委也。至新教之名。於英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祕。剏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雖經大軍先後禽斬。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渾者。與馬化澂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化澂而其猷漸張。又託名經商。到處煽惑回民。行其邪教。據各賊所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山西之包頭。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黨。在彼傳教。其傳教之人。曰海裏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蒙師。而品望皆在何訇之次。馬化澂則自稱總大何訇也。其教規大略。與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上。新教則兩掌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夥誦。唧噥。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則脫鞋送葬。凡茲細節。異同固無關。彼教輕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禁絕者。爲其自誣神靈。妄言禍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爲。圓頓諸邪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弟於訊問。金積各犯時。細心推鞫。有供稱馬化

澹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兵攻勦甯靈。馬化澹父子兄弟悉衆抗拒。預言官兵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澹時有靈異。療病則愈。求子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澹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罰撻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卽如醉如痴。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飢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澹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澹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而諸回目踵營看視者。日凡數輩。見化澹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能至此。茲澹誅夷遷徙。大愆已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倘不及時嚴禁。仍慮日後故習復萌。業經奏陳。嚴切示禁。不准傳習新教。在前誤習者。概準自首免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既絕。回族自安。關隴之間。可保百年無事也。

又辛未

金積攻破之後。毅齋搜得當時謀害壽卿之逆賊馬八條。極刑處死。瀝血以祭壽

卿之靈。三軍爲之雨泣。弟親訊回衆。均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靜。時聞戈甲之聲。如怒潮湧。至賊中。每疑官軍。夜來襲城。不敢解衣就枕。而上年十一月十六夜。平涼城外。忽聞大聲。嗚嗚山鳴。谷應守城將士。疑爲狼嗥。比緹城出視。了無所見。弟時徘徊帳中。覺其有異。後得諸軍馳報。是日馬化澁就禽矣。乃知前史所載忠魂毅魄。靈爽昭彰。實不得謂爲虛誣僞託也。

與總理衙門 辛未

俄人既稱代爲收復伊犁。一時似難遽起衅端。榮侯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有所藉口。以啓兵端。縱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最稱強大。其國境東西廣于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于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之氣少。其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陣與泰西各國大略相同。火器亦復相似。見在隴右。兵事方殷。固難舍近圖遠。卽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釁端自彼先開。亦未可橫挑肇

衅。蓋。彼。己。之。勢。均。而。我。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了。卽。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諧。彼。方。思。逞。則。宜。收。斂。固。蓄。以。收。節。短。勢。險。之。效。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于。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強。詘。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于。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強。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

與諸子 辛未

津事草草了結。曾侯相頗不爲時論所許。然當倉卒時。議論紛紜。莫敢執咎。侯相平日於夷情又少講求。何能不爲所撼。觀其內媿方寸。外干清議之奏。亦可謂較然不欺者。彼張皇夷情。挾以爲重。與嚴索抵償。重賠恤費者。獨何心。與法布相。誼法失其主。事近確實。然與中國自強之道。毫不相干。數月內。尙有談夷務之人。稍暇。則又將腦後置之耳。

又辛未

近日餉饋日遠。前敵諸軍。旣須轉戰。又須負糧。往往不能速赴戎機。致稽時日。而

枹罕一種。於孩提時。卽習爲盜賊。長卽結伴遠游。名爲經商。實則行劫。承平時。燕
豫齊響馬。及近日馬賊。皆此輩爲之最善。伏路抄掠。故馱運糧料。非有隊伍往來。
接護。不可。兵多。則轉饋愈艱。兵少。則抄掠愈急。言者但知勞費萬倍腹地。而於千
里饋糧。苦况鮮能詳之。宜乎當時名將均恐去之不速也。趙壯侯屯田三奏。于芻
粟輕重。言之詳盡。少時頗怪其侈。陳瑣屑。近歷其地。乃信古人誠不我欺。亦見屯
田之不可已也。

與孝威 辛未

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愬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並
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蓋紀實也。見何小宋疏於侯心事。頗道得著。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
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卽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
乃負氣耶。謀國之忠。兩語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干。爾宜
赴弔。以敬父執。更能作誄辭哀之。申吾不盡之言。尤見道理。吾與侯所爭者。國事。

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織儒妄生揣擬之詞。何值一哂。

與孝威 辛未

關隴春夏甘霖屢降。麥豆可望豐收。羣言十數年所未有。端六日雷震固原禮拜寺。火球入寺。延燒數時。附近民居無一傷者。漢回皆詫爲奇。殆天所以示警邪。

又 辛未

西甯古鄯善地。大峽小峽羣山對峙。互八十餘里。湟水出其中。漢書所稱湟中也。正北威遠堡。漢番雜處。卽晚唐所稱沙陀。西南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達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地險民悍。明以前僅羈縻而已。國朝設青海辦事大臣。控制蒙古回番。慶光中番回漸作不靖。林文忠琦靜庵沈朗亭諸公督陝甘。時有用兵之事。均未得手。同治初元。陝回構禍。蠶起響應。西甯辦事大臣玉通爲回所制。以循化回紳馬桂源署西甯知府。玉通死。豫師嗣事。後陝回白禹崔糾黨萬餘。據大小南川。馬桂源請驅逐陝回。我堅持。勤撫兼施。定見先令繳馬械。一面令何提督進碾伯。毅齋繼之。馬桂源則陰約陝回。同抗官軍。自八月至十月。六十餘日。血

戰五十餘次。皆獲勝仗。掃除蟻穴。徑薄西甯城。難民數萬。不自料其復見。天日見在。陝回土回。皆告哀乞撫。大約賊勢已孤。撫易而勤。亦易。河湟自古爲荒服。未能與中土同風。并治此次。踏實辦去。於至險之中。克獲至順。將士勞烈。實爲漢唐所未有。

又辛未

五月十二日書至。二伯竟至不起。哀痛何言。老年多病。又值丁弟之變。積憂迫灼。遂至于此。鄂渚一別。六年。畢生無復見面之日。同氣之緣。盡矣。喪禮近已廢缺。爾曹當將期喪禮制。悉心攷究。擇其宜。今而不戾于古者。行之。不可隨俗。自便。外于名教也。

與吳南屏辛未

文無古今。不分派別。足破近世癥結。令庸學噉名者。無所託足。亦廓清一偉烈矣。嘗論學爲文者。所得容有淺深。然必衷於聖。乃於明理載道之旨。無所差謬。近如八家。尙不能令人無疑。而必謂舍八家不可言文。何所見之陋乎。學如海也。有得

萬斛者。有取一勺者。謂萬斛者。海一勺者。非海可乎。大集中之款款。無一膚語。誑語。而善善必從其長。實盛德君子之言。足以自存。而示後之學者。歎服無量。所惜者。不藏之名山。待後人論定。傳刻而遽以知好。誇詡於私心。有合遂異。手民開雕。猶未離狗人之見。而刻本如坊間俗手。旁加墨圈。末綴批識。亦未雅觀耳。近作華山碑。似周秦人語。謬以拙篆副之。擬俟刻完。奉質左右。因未便急迫。先以鈔本請教。幸加墨圈。綴批語。如論尊箸。勿有所吝可乎。

又壬申

老人于文。所論甚辨。吾無以難之。然自鄙見言之。則仍限于朝代家數。未覩其穿也。願少紓和。求其是可乎。文無所謂古也。經者後人尊之之詞。尊者尊其道。尊所言之皆道。聖者之作經也。明者之述亦經。此不可以朝代拘也。文無所謂派別也。就所習與其性之所近言之。或剛或柔。或醇或肆。或縛而瑣。或簡而陋。根心生色。此不以家數拘也。世有升降。升降者運數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氣有強弱。強弱者稟賦使然。非道有異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則朝代家數之分有之。至語夫道。則其

原出于天。其是衷諸聖。亘古今未之易也。不若於道詞工。弗取諸子百家。廢之可也。有見于道者。詞俚必錄。夫婦知能。弗之忘也。夫是之謂經。若限于朝代。則易書禮。何以儕乎。春秋若限于家數。則言文者當斷自唐宋而後之。有述者將不得與于斯也。庸有當乎。否也。愚謂學者當由枝葉以尋其本根。由其聲以窺其心。心聖賢之心。自能言聖賢之言。不必自命爲文人也。論文者當以明理習事爲尙。理不悖而能鑿乎人人之心。言事物而於本末終始。罔所遺缺。差謬返諸身。無言責放諸天下。古今無異議。不必文而文。不必古而古矣。何必等而上之爲昌黎。下之爲熙甫。耶。飲和池記一篇。實隴中一奇。愚因金城缺水。居民艱汲。恐一旦有事。汲道斷而城弗守。又渾流重濁。挾泥與沙。飲之者多愚魯。悍鷲遂決爲此。二十年後。茲邦其昌乎。拓本奉寄。老人見之。將謂此作乃仿子厚也。

與吳南屏羅研究生郭意城曹鏡初壬申

展讀來書。謂吾湘首倡忠義。成東南底定之勛。拯西北溺焚之患。其間選將練兵。修船製礮。籌厘榷稅。均原本古法。斟酌時宜。擬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昭示後世。

甚盛舉也。不肖忝楚軍之一。欲附簡冊以希不朽。更復何言。顧愚衷有未能盡釋者。自頃以來。吾湘以一隅。搘柱東南。軍聲雄天下。方事之殷。各行省均欲得以爲重。至局勢漸順。人才因歷練而日出。勇士以激厲而日多。各樹一幟。以爭氣勢。此乃天下一大轉機。吾湘所禱祀以求之者。豈謂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居乎。二十年來。內固疆守。外從王事。所歷多危險艱阻之境。他人咋舌斂手。不敢引爲己任者。吾湘毅然一身當之。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而何嘗預計所事成否。爲寂寞身後之圖。遭值天幸。各有所就。戰績昭彰。章奏詳之國史。書之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損。更無須自爲表暴。且吾湘各家先世。率多守耕讀舊業。不但仕宦稀少。卽經商服賈。遠至外省者。亦不多見。老生宿儒。耐寒餓而厭聲稱。其貧苦無俚。至有念之涕下者。道咸間。兵事起。謹厚者先走匿山谷間。徐覺事尙可爲。強就戎事。學騎馬。學擊刺。今所指達官貴人。由此其選也。自今以觀。高官厚祿。焜耀一時。何莫非先世貧苦困乏。蘊蓄積累所貽乎。天造不翁。聚則不能發舒。無夜何以有晝。無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恆理也。諸君子爲桑梓謀。則凡所以去奢去泰者。

無不詳葆先世朴實愿慤之風以保世滋大俾湖以外得長享蕭閒寂寞之福爲幸多矣。閩漳一郡海寇熾時五等之封悉備不肖在彼駐軍尙見所稱舊府新府者以無人承買折棟柱爲薪問其家世且承襲乏人矣三省教匪之役蜀將最多道光末年無一存者嗟嗟數十百年前此獨非今日湖外聲光哉至籌厘權稅諸政在當時實出不得已其取也人多咎其苛其用也人多怨其吝非可以示久遠者其製礮造船實彼時制寇良策至今猶倚以靖萑苻護運道也然議海防則別有規畫無取乎此不有輪船各疏外間無由窺其詳以例不發抄承示將歷年摺稿及咨行文件有關軍務者飭錄寄湘中媿無以應命也。

與孝勛孝同 癸酉

酒泉途次見寬兒奔至告威兒之喪久病不痊臨危神志湛然可爲得大解脫此兒天性孝友汝母病割臂和藥自汝母逝後遠來視我蘭州臨行依依不舍尙謂其孺慕使然豈知一返湘中遂成永訣追侍汝母于九泉而棄白首臨邊之老父耶短算齋志實出意料之外年來汝母汝二伯相繼下世已極慘痛今又奪予愛

子。彼。蒼。何。酷。念。之。心。摧。聞。湘。中。大。更。有。爲。請。旌。之。說。此。亦。不。過。虛。名。究。於。死。者。何。補。汝。嫂。青。年。失。偶。極。可。哀。憐。伊。性。素。激。烈。恐。有。不。測。之。事。汝。輩。既。宜。格。外。加。敬。又。須。告。汝。生。母。及。婦。等。妥。善。照。應。斷。不。可。令。其。獨。處。致。生。他。變。要。緊。要。緊。

又癸酉

吾。以。克。復。肅。州。承。朝。廷。不。次。之。賞。猥。以。乙。科。忝。荷。參。知。之。拜。爲。二。百。餘。年。所。僅。見。主。恩。隆。重。正。切。恐。皇。而。汝。大。兄。之。凶。耗。至。矣。賀。者。在。門。弔。者。在。室。禍。福。固。何。常。之。有。哉。連。日。形。神。惘。惘。了。無。生。趣。自。惟。罰。謫。之。多。都。由。忝。竊。過。分。使。相。頭。銜。只。好。留。寫。銘。旌。耳。而。汝。等。猶。以。爲。賀。可。謂。全。無。心。肝。者。矣。

與總理衙門 癸酉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乎。詞。惟。中。國。兵。威。且。未。能。加。於。已。定。復。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之。不。乘。機。竊。踞。榮。侯。深。入。無。繼。景。都。護。兵。力。本。單。後。路。諸。軍。久。成。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冗。雜。無。常。并。無。鬪。志。望。其。克。復。要。地。迅。赴。戎。機。實。無。把。握。并。慮。徒。增。擾。累。以。後。更。苦。無。從。著。手。甘。涼。肅。及。敦。煌。玉。門。向。本。廣。產。糧。畜。自。軍。興。

以來。捐派頻而人民耗。越站遠而牲畜空。見在僅存之民。已皮骨俱盡。屯墾之地。大半荒蕪。年復一年。何堪設想。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城克復。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爲持久之謀。撫諸戎俾安其耕牧之卽舊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酬資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卽奸謀不戢。先肇兵端。王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於不敗之地。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爲彊。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就餉事而言。西征諸軍。各有專餉。如肯撙節支用。無一浪費。無一冗食。或尙可支。今乃以擁多兵爲名。不戰而坐食。惟知取資民食。竭澤而漁。不顧其後。往事之可觀者。已如斯矣。欲從新整理。非亟求實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別籌實餉。於肅州設立糧台。司其收發。并將各軍專餉。歸併爲一。相其緩急。均其多寡。應之。

不可。非核其實存人數。汰其冗雜疲乏。不可。非定采辦價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軍專奏成命。不可。要之。目前要務。不在預籌處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擇出關之將。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也。

與袁筱塢 癸酉

此次出關人馬一萬數千。嘉峪以西。不但無可采買。且須籌賑。由肅七站到安西。十一站到哈密。道經戈壁。無水草。無民人。無牲畜。均須由關內籌。肅無可辦。則仰甘郡轉運。甘無可辦。則仰涼郡轉運。層遞轉輸。又一千五百里。古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兼二千餘里。總歸一手乎。西北一路。既苦賊回擾掠。復苦冗軍誅求。力盡筋疲。不問可知。此時再加搜括。并民食籽種。亦絕之矣。以後又何從措手。歸途婦稚號呼。求免采買。殊用惻然。諭旨復命春岩將軍率所部駐西安。糧運何從設措。已切實復之日。問須據實陳明。請旨。春岩久處局外。宜其不知。此間艱阻。將來遣親信人到肅。當能詳之。弟此時不言。必誤大局。言之過盡。又似有意推諉。洵難處耳。好好局勢。最怕亂著一子。耿耿此中。誰復知之。

與吳清卿甲戌

賀生瑞麟入秦後卽聞其名。前曾請主講蘭山書院。不至。其陳義至高。固無以奪之。然咨訪衆論。亦有謂其矯激過甚者。丹初曾延主關中講席。堅辭不赴。辭桑梓之難。避居運城。腥羶之鄉。不知其果何說也。秦人讀書希古之彥。類多執一自封。意主獨善。倘亦習尙。致然歟。城固張氏一案。府縣把持甚牢。司詳上時。已批如詳銷結。承示云云。殊堪髮指。見函致文卿方伯。委員察訊。如原擬毫無疑義。固可照結。否則必予平復。不許護前。自亂公是。尊論平允已極。無以易之。惟秦人議論。往往不可盡據。卽如漢回爭鬪。致成浩劫。力主勦洗。萬口一聲。生心害政。實由吠影吠聲。致然。雖賢知之士。亦有不免非兼聽并觀。折衷至是不能平其政。祛其弊也。

與李仲雲甲戌

七郎體氣壯健。正弟所欲聞者。以年歲論。宜可讀書。惟課程斷不可多。亦不可求速。只要常親近先生。爲佳。想必以爲然也。威兒性質。脆摯。志趣向上。冀可稍支門祚。前因省視來隴。初住營帳。患寒致嗽。弟不甚介意。迨聞其痰中帶血。急呼醫診。

視所患漸止。卽令其南旋調養。伊每月書來。均言疾已就痊。但須進補劑。比得少雲及寬兒書。言其病狀。心始憂之。不意其竟至此也。每一念及。心神憤憤。不知所爲。自維德薄。能鮮勞苦。兵間不能以善氣蔭其愛子。致此夭折。夫復何言。近日腰脚支離。喘嗽間作。而腹瀉夙恙。仍未少減。久住世間。亦復何味。祇緣重受國恩。未敢遽以乞身爲請。然衰朽之姿。久肩巨任。正恐貽誤不遠。使相之榮。留寫銘旌耳。可弔也。而又賀之乎。寬兒歸時。曾屬其葬兄後。期滿爲助同娶婦。挈家來陝。弟旣未能遽歸。不能無人侍養。且兒輩及諸孫。亦須及時教誨也。惟家事必非一時可了。恐仍須到時再看。暫不能定。西事結局非難。惟糧運直無辦法。出關之軍例。須用豐鎬。舊家實難其選。歲事尙不知何時。側聞長安近事。頗有己治己安之想。氣象與前又別。昔人有言。晉憂在平。吳之後。殊可慮也。

與寬勛同 甲戌

論關隴治法。必以禁斷鴉片爲第一要義。欲禁斷鴉片。必先令州縣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種罌粟。欲禁種罌粟。必先思一種可奪其利之物。然後民

知種罌粟之無甚利。而後貪心可漸塞也。吾現勸民種棉。前過山丹撫麟東樂各處。正值棉熟之時。每停車。父老聚觀。傳令近前。與談一切。皆知棉利。與罌粟相埒。且或過之一畝之收。佳者多至二十餘斤。每斤千文。其費工力。翻省于罌粟。剗果刮漿也。

與譚文卿甲戌

湖茶之銷售回番蒙古。大約元以前卽如此。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馬。其意蓋欲以致番馬耳。國朝用北馬。得察哈爾地爲牧場。馬大蕃息。北馬矯健。易于調馴。雖形狀毛片。不如西產之偉。而戰陣可恃。能轉旋於路徑曲隘之處。其筋骨健於西馬。朝廷以西馬意態狀兒可觀。宜於進御立仗。故例有選充天廡之舉。至戰陣所尙。則非北口所產不宜。西馬旣不見重於時。從前以茶易馬之制。遂廢。總督銜繫茶馬。乃專意權茶。以佐軍儲之急。而實則茶務一事。并無解人。百數十年。任其廢弛。弟以老農。出預世事。屬有兼管茶馬之責。故欲一爲檢校。茶務奏事于試辦之始。不敢爲過盡之論。實則以後潤色。此稿大略已具矣。來書所稱茶以包計。似係

湖茶之下者三十前。館小淹陶文毅公里黃。卽山陝茶商聚積之所。當時曾留心考。究。知安化夙稱產茶。而小淹前後百餘里。所產爲佳。亦最多。商之挾資來者。多購求磚茶。上品中品。最下則捲包客售。其價之最賤者。不及磚茶十之一。安化後鄉老小。屆時打草充茶。蹂成上篲。其中雜真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所謂草者。柳葉茅栗之屬。且并刈。凡草入之。縣志有云。甯采安化草。不買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尙不如安化草之易售。上冬所庫存陳茶一封。試看果皆草也。山陝商販不能辦真茶。卽高價所采。亦多是粗葉。亦攙有雜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卽稱上品。至新芽初出。如穀雨前摘者。卽小淹亦難得。每斤黑茶。至賤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近時海口暢銷紅茶。紅茶不能攙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蹂成條索。其價亦實較行銷西北之茶。貴可數倍。此次湖茶之圖暢銷西北。蓋以頭茶二茶。新嫩陽芽。均售海口。而三茶及翦園茶。無可銷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獲利也。除安化茶不計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勝紀。如果黑茶銷路通暢。卽頭二番新茶。亦必有改作黑茶者。卽安化見作紅茶出售者。亦將漸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絕。茶利亦一日

不絕中土之利也。陝西銷茶之多，非盡銷之。陝境蓋浸入甘境，出口者實多。本地所銷之茶，不過香片、珠蘭等等名色，未做成封者，乃私茶也。其價每斤貴至數錢。分上中下三等完厘，以成本計之，蓋較包茶、磚茶爲輕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則無所分別，只能按引抽厘。照正雜課計之，每引已暗減數錢。又奏減湖南北厘銀十成之八，本尙不重耳。總之此事試辦伊始，全在相時裁度斟酌出之，乃可規久遠而少流弊。汴生中丞新廉訪於此中情形自難深悉。秦中故裔雖有解此者，然與箇中人講論又似與狐貉謀其皮，必不肯自陳其底裏也。

與孝寬 甲戌

克公專爲汝兄葬事到省，登山相視數處，尙未定局。又諄囑葬事必經指示，方可營辦，切勿信術士曲說以免後悔。麓山雖得一佳處，惟叢葬太多，地步難容，兩棺而汝嫂異時必欲同穴，恐不能容，故未能決。又擬邀其弟源圃先生代爲相度，古誼慤拳，悲感欲涕，不獨汝之感激次骨也。比得吉田觀警書，與來稟同憂患之際，交道見焉。吾自威兒凶報至後，心神惘惘，時以身後爲憂。汝天性未漓，而姿質鈍

拙於家事一切未能了却。而又別無可付託之人。亦是無法可想。汝兄葬事。一惟克公之命是從。不可混出主意。此大事難得有人肯爲主持。如克公之熱腸直道。眞古人也。吾近狀衰憊日甚。外貌如常。而神思恍惚。形體支離。難以久肩重任。一俟報銷事了。卽當力求罷職歸田。汝等可暫緩挈眷西來。以省往返盤費。卽威兒葬事亦無須迫促耳。同兒縣府試均爲閱者所稱賞。文詩尙妥。外間似不至有議論。惟勛兒以試事不如乃弟。私自慚媿。而體弱多病。殊爲可憂。汝須告以讀書在求學問。識道理。做事業。可以自立。自達之處甚多。何必陷溺於科名。且吾亦未嘗責望於他。又何必因此戚戚致傷其生。重貽老父之憂耶。

與孝寬 甲戌

清卿學使所書威兒墓銘。琳瑯炳耀。鸞鳳迴翔。近今大手筆也。可倩好手鈎泐入石。待墳地協卜納之。再多拓寄來。以便送人。誌中廕字。許書所無。假蔭爲合。茲以作蔭本寄回。因憶吾昔書華山碑。署銜茶馬。時威兒侍側。固請從古作茶。當以字有古今銜可從。時曉之。然其書三忠祠碑。則仍作茶。吾亦未之改也。回思往事。益

爲愴然。廕是時俗字。唐人書石於門蔭無作廕者。然則作蔭正合古篆耳。

又甲戌

湘陰縣城濱臨湘水。却無泊舟處。冠蓋往來。雖就縣城供億。而商旅往返。仍取古大路徑捷。不過縣城。歷來一任坍塌。不復以修城爲意。非無故也。茲接汝稟。邑尊冒侯以修城缺費。函懇捐助。意以城樓倒塌。傷及行人。城身坍塌。時虞外寇。亟宜掘濠加堞。以便城居人戶。除捐廉辦理外。尙少二三千緡。計無所出。查冒侯所擬係因暫時備禦。起見。非尋常修城可比。所缺經費亦復無多。吾當獨任之。已函囑若農於台款匯撥二千二百兩。以二千兩爲修葺之費。交冒邑侯以二百金爲薪水之費。由縣轉交虞守楷仲。請其監工。以報邑侯之命。汝可先將此意轉達本邑官紳可也。

又甲戌

今秋疫氣盛行。河狄之回。染疫數日。卽斃。吾聞而哀之。遣醫攜藥往診。醫到疫除。官民詫爲異事。乃疫息月餘。而閔逆之變復起。蓋卽飲藥而愈者也。豈非意外之

事。哉。計自十一月十三日。沈鎮往捕兵敗。猶言真賊無多。而吾知其伎倆。無能附
和。必衆非合數百里。長圍事難速了。遂令附近各軍進扼要地。斷其勾結。調毅齋
由西甯赴河州。督諸軍直擣其巢。三戰三捷。殺賊殆盡。惟閔逆隻身改裝潛逃。至
十二月十五日。乃就禽。計殺死焚死之賊已四千有奇。各村莊縛送餘黨之應殺
者。約在千餘。上年撫局未定之先。官軍制賊。本有餘力。賊就撫不就。戮也。今秋疫
盛之時。賊之就死。可無遺種。乃疫退。兵起。賊不死於疫。而燬於兵。何哉。凶人不終
是乃天道。非人所及也。拜摺時。元惡尙未就禽。已料其不至漏網。竟果然矣。將兵
三世。其後不昌。爲其殺人太多也。今不幸復遇此浩劫。殊用廩廩。此皆疏稿中未
詳者。補述以當一段奇聞耳。

與張朗齋 光緒乙亥

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田。不可。然非麾下深明治體。亦
不能辦理妥洽。從前諸軍。亦何嘗不說屯田。然究何嘗得屯田之利。亦何嘗知屯
田辦法。一意籌辦軍食。何從顧及百姓。不知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爲不竭之

源。否則兵欲興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興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濟。聞哈密地方沃衍。五穀皆宜。節候與內地不異。惟纏頭被白逆裹去者多。有地無人。耕種舉行之初。須察纏頭見存若干。其力可耕墾。無籽種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穫。收有餘糧。官照時價給買。以充軍食。其必須給賑糧者。亦酌量發給粗糧。俾免飢餓。壯丁能耕。每人每日食糧一斤。老者弱者。每名每日五兩。聊以度命而已。其種籽必須臨時發給。庶免作賑糧食去。又不下種也。雖云纏頭多被裹去。然必有不願去者。以及未曾裹去者。亦必有被裹逃回者。若民屯辦理得法。則墾地較多。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食用外。餘糧可給價收買。何愁軍食無出。官軍能就近采買。省轉運之費不少。此時由官給賑糧食種籽牛力。秋後照價買糧。在纏頭既得延殘喘。且有利可圖。何事不辦。惟需用廉幹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絲毫擾累。勿於銀糧出納稍有沾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易舉。此民屯要策也。營中兵勇辦屯田。要好營官哨長。多方激厲勸督。乃可圖功。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旂幟。分別勤惰。每哨雇本地民人一二名當夫。給以夫價。以便

詢訪土宜物性。籽種須就近采買。或用糧糶換。牛力如不能多得。驟驢亦可用。如驟驢不可得。卽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日可數畝。最要是照糧給價。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圖自然盡力耕種。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如此。則各營勇丁吃官糧。做私糧。於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轉運費。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閒。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

與諸子乙亥

近人見西洋製造之精。自知其不易及。遂欲以酒解醒。爲苟且目前之計。鄙懷竊有未喻。夫言學而至於藝。言戰而專於械。不過學與戰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師其長固也。若謂學止於藝。戰止於械。夫豈其然。吾人讀書。志其大者。遠者。博與巧。非儒所尙。有時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觀。致使人以儒爲戲。此固學者之過。豈儒術誤之耶。鄉有富人造新屋。落成之日。飲饌款客。乃坐匠首於塾師之上。一坐譁然。遂爲笑柄。今之論者。得毋類是。

與曾沅浦乙亥

徂西以來。所處殆非人境。相知者每憂其不逮。而幸災者頗不免伺揣之詞。內交既寡。同心疆圻。共存意見。不肖以病軀苦力。搢撐其間。尙有今日。已爲意外之幸。朝命又以督辦新疆軍務。責之自維。受恩忝竊。至此卽亦不敢規避。秋九應輿疾西征。不容少緩。命不猶人例。遭磨折。兄其謂我何也。昭代偉人。請卽移贈可乎。俄人游歷至此。論者頗謂意在覘國。屬張吾軍示之。弟意隴禍十餘年。無可掩覆。老醜裝作少艾。徒取姍笑。不可示瑕。亦難見好。遂召居節署。坦懷示之。欲繪地形。則令人作鄉導。欲觀軍容。則令人布拙式。欲談製作。則令人局審眎。而請益焉。暇則與之暢論時勢。彼人似尙謂然。或不致被其識破耳。來示循例稱晚。正有故事可援。文正得協揆時。弟與書言。依例應晚。惟念我生只後公一年。似未爲晚。請仍從弟呼。爲是文正覆函云。曾記有戲文一齣。恕汝無罪。兄亦循例。盍亦循此乎。一笑。

與孝寬乙亥

隴闡告成。吾監臨試事。題楹聯云。共賞萬餘卷。奇文遠擷紫芝。近攀朱草。重尋五

十年舊事一攀丹桂三趁黃槐而陝榜解元籍商州山陽正與紫芝合隴榜又多知名之士吾所決科前數卷均占高魁又雍涼朱草也解元安維峻文行均美其先世貧苦嗜學爲鄉里所重意其報在此吾於甄別書院及月課錄科均拔置第一意其不僅爲科名中人闈中秋宵嘗倚杖橋邊忽仰視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負此舉不料監水官在後竊聞後爲慶伯廉訪言之吾初不覺至寫榜日兩主司先以闈墨見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獲雋之樂頻日讌集必敍此爲佳話覺度隴以來無此興致也

與孝寬 丙子

吾近患咳嗽失音亦未復常勛同在營讀書尙勤因今秋鄉試伊邇固請回湘赴試科名得失何足重輕惟旣束身庠序則觀光逐隊亦秀才本分所宜而汝曹能有志上進亦爲可喜遂允其請今日已成行矣上年奉頒穆宗遺念已飭兩兒恭護回湘到時宜敬謹奉藏以永哀慕兩兒啓程已給盤費百兩到蘭後由支應處給百兩到陝由沈觀察給百兩沿途水陸防營均請其照料至州縣官則概不驚

動也。

與劉克庵丙子

三四兩兒抵蘭。諸承垂注。感何可言。舍下虧欠積項。或係二兒前此修造住屋所致。因弟責其不稟命而行。妄費多金。於是兒輩不敢復以還債爲請。又值連年眷口傷殘。喪葬一切。耗費過多。不但無可彌補。復添債負。遂致難于結束。未可知也。承示寬爲寄付。極承厚誼。但恐無底之橐。年復一年。他時投老還鄉。一貧如故。只落得身後蕭條四字耳。

與吳桐雲丙子

隴餉自奉恩諭後。弟卽有緩借洋款之疏。而威妥瑪不知也。乃有禁阻伊國出借之說。人言漢奸所使。可哂可惡。而皆在區區意度之中。夫用兵而至借餉。借餉而議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競也。其無恥也。臣之罪也。東人于應協隴餉。付之不理。并西人商借之餉。而亦恠之。且多方誤之。是誠何心哉。今年各省關應協之款。能解至八成以上。弟可不借洋款。明年如各省關仍置之不理。則非借洋款計。

無所出。但不向英商借耳。

與孝寬丙子

安集延本敖罕所屬。其國都號塔什干。俄人前此因其國內訌。遂入據之。降其三部。上年臘月。敖罕之舊王子。以其餘衆。復取塔什干。悉殺俄軍之留守者。俄大發兵復圍之。破其城。擒其王子。以此不與帕夏通。帕夏能戰。相貌甚偉。自同治四年。竊踞喀什噶爾以來。頗有別開局面之意。其子亦傲狠凶悍。因土耳其結交英吉利。多辦洋槍洋礮。雖俄人亦頗言其難制。此次我兵進攻。而英吉利不借洋款。意或在此。如天之福。能因其前來助逆。一痛創之。則後此尙易著手耳。

又丙子

得書知五月十三日。同兒得舉一雄。計期在同歸數日後。憶昔爲同請婚時。曾有願乞將種之笑。時壯武下世未數月也。茲已二十年矣。添第五孫。適屆天中節日。命曰念貽。字之繩孫。蓋欲其克肖外家。非僅欲繩祖武也。同兒此時。或已抵家。計入門。始聞兒啼耳。老人已得五孫。爲之欣慰。惟益作吉羊善事。以蔭之。且以報天。

恩祖德之厚。貺也。

又丙子

蔭渠制軍。令汝襄辦廣東捐局。原是爲將來保舉起見。但汝性情尙厚。然鈍拙殊甚。家事尙且難了。何能舍而出仕。捐輸局務。尤非所宜。且廣東又係協濟甘餉省分。峴帥正爲我籌解接濟。拮据不逞。若汝再去廣東。爲蔭帥籌捐。豈不使峴帥難堪。此揆之人情。斷乎不可。况吾忝竊高位。而使子弟走捷徑。以求仕宦。尤爲可恥。現已決然辭謝。汝惟安心在家。辦理改葬嫡母之事。完畢。卽速來隴。不可違延。

又丙子

到肅日。毅齋帥師來迎。忽有勇丁直趨輿前。大呼劉松山遣來說。請我與其滿餉一月。左右拉之不去。吾以爲係瘋癲不之理也。見其號褂。是董福祥營勇。次日毅齋爲說。歸隊後。問董何以留此瘋勇。董言平時實無此病。且在營五年。尙無過犯。不解何忽有此。毅齋呼其近前詢問。此勇言彼時西北角一綫冷風。不覺老統領已到。飭其如此。後不自知作何狀也。湘軍中皆言。到肅後。聽人說老統領已在嘉

峪關催少統領製寒衣萬件。亦不知言所自起。毅齋設祭。剪紙焚化。乃止。吾亦親自奠祭。忠壯蓋自忠壯歿後。遇有大戰。必示夢于其舊部。忠義之靈凜然常在也。

又丙子

此次西征。以毅齋總統諸軍。分起出關。而戒以先遲後速。緩進急戰。期至古城。軍糧取齊。然後進戰。總以前途有糧。可因後路有糧。爲繼。乃爲穩著。比者采辦俄糧。至古城者。四百餘萬斤。由歸化包頭采運。至巴里坤之糧。五百餘萬斤。勉可敷用。此路議辦之初。不但局中之景金及袁筱塢。均不謂然。而烏科諸貴人。尤極力阻撓。朝議亦以爲疑。不知自來用兵。西部從無內地籌糧籌運之案。彼時烏魯木齊未失。近地有糧有駝。尙資飛輓。今則用兵議復烏垣。屯軍于瘠苦之地。又巴哈古城。與隴西同處兵燹之後。搜括無從。不於東北籌畫。計將安出。吾之力排衆議。于歸包辦運。良非得已也。

又丙子

大舉出關。羣情疑阻。皆謂新疆恢復非易。不如屯兵要隘。分置頭目。以示羈縻。何

必竭東南鉅餉。懸軍深入乎。殊不知烏魯木齊未復。無要可扼。玉關以外。豈能以玉斧斷之。卽令烏城復。瑪納斯克。俄將伊犁歸我。回部全復。而我分置回目。捐新疆全境與之。亦須度各回勢能自存。長爲不侵不叛之臣。捍我西圉否也。回勢分力弱。必仍折入俄邊。而我斷送腴疆。自守瘠土。久戍防秋。歲無甯日。輓輸絡繹。勞費無所終極。不三二年。形見勢絀。而西北之患必亟。將求必如目前之局面。且不可得矣。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庫倫。張家口。諸處。何能安枕。然則撤西防。以裕東餉。不能實無底之橐。而先壞萬里之長城。不其慎矣。且此時關隴旣平。兵威正盛。若不及時規還舊域。以後日蹙百里。何以爲國。奚必牛莊。天津。始爲隱患乎。人臣謀國。不可不預計。萬全苟顧目前。而忘遠大。清夜自思。何以爲安。議者乃借外寇以相恐喝。尤爲非理。范文正有云。吾知其在我者。當如是而已。至成敗利鈍。非可逆觀。則雖武侯亦不易斯言。

又丙子

頻年辦理交涉外國之事。略有閱歷。大抵與西人論事。總要先將條款看明。自占。

地步乃與爭辨。我持論既正不妨切直。示知而又稍留餘地。俾其有機可轉。自無不了之事。若一意隨和。彼自謂得計。反滋論端矣。外人性情欺弱。畏強喜直。忌曲我真。自強彼已。心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悅而服之矣。

又丁丑

出關之軍。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旋克瑪納斯。數道并進。規復吐魯番。力爭南路。要隘鼓行而西。勢如破竹。南八城。遂一律收復。舉十餘年淪于犬羊之疆土。還之職方。實毅齋諸君同心用命。艱難血戰之功。而吾以忝爲督師。首膺封侯之賞。固辭未允。實非飾讓。鳴高誠以帕夏雖伏天誅。其子及逆黨金相印。余小虎等均已就戮。惟白彥虎逃匿俄境。依然漏網。此賊狡黠凶頑。實所僅見。而竟未能禽獲。殊覺汗顏。比上統籌新疆全局一疏。擬改行省設郡縣。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蓋以新疆物力了新疆餉需。尙非不足。至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則天下古今通義。亦不但新疆爲然。艱難締造之日。豈不料廢興存亡之有數乎。武鄉克南中。不置官設守。蓋以其地山谷崎嶇。物產瘠薄。置官設守。入不償出。久則益州疲弊。更甚無以。

自存耳。若得三秦之地。撫而有之。東向以爭中原。其不肯蟻居蜀土。以偏安自畫也。明矣。

又丁丑

板石坳墳地甚佳。已將汝母及汝二姊改葬。極慰。克庵先生所相道林橋一穴。岳麓一穴。價均不昂。擬卽買爲壽藏。他年歸蛻于此。岳麓脉自龍山分出。蜿蜒千餘里。較南嶽雖博厚。不如而盤折雄秀。實有獨勝之處。張南軒與朱子於此山游覽。殆徧。非無因也。可卽請源圃先生于此定穴作生基。死便埋我。湘山湘水樂哉。斯邱。凡此皆克公爲我計畫。至爲深遠。他日魂魄有依。猶拜故人之賜也。

與李仲雲 戊寅

七郎聞甚英發。體氣亦漸充實。讀書須涵養性靈。工課毋須迫促。馮鈍吟有云。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長者。此言可味。來示云。將來爲一謹厚子弟。卽是至幸。弟閱世已久。所屬望諸家人者。不過一老實秀才而止。聰明者怕其沾染名流習氣。庸下者怕其沾染紈袴習氣。果可稱謹厚子弟。則誠門戶之幸也。尙求多乎。寬兒

勛兒性質近厚。同兒天分頗優。弟雖愛憐之。却慮其無成。見時幸加以訓誡。豕婦決志殉夫。久病不起。洵可憫惜。惟與其生而憂。則又不如死之逸也。所生三子。已命老妾與諸兒婦撫之。不知將來能否成立。主兵之人。如秋官然。生氣少而殺氣多。頻年家門多故。未嘗非威權過重。致之每一念及。誠無以爲懷耳。恩旨晉爵。不獨功微賞厚。非所敢承。自念寒士忝竊。非分宜懷盛滿之戒。又見當世高爵厚祿之家。鮮有能傳數世者。其間豈無佳子弟。特生而富貴。足以陷溺其心。故難望其保世滋大耳。諺云富貴怕見花開。就弟一身言之。則開花且結果矣。懷忠抱慤。夙夜祇懼。或冀晚節末路可免他虞。易世而後。則視此爲應得之榮。寒素風味不及。領略生而富貴。凡可陷溺其心者。環而攻之。其傾覆顧待問哉。

與孝寬 戊寅

三兒謹厚有餘。四兒心地明白。科試復忝高等。本擬爲捐廩貢。伊意在考優。亦且聽之。近時習氣不佳。子弟肯讀書務正。留意科名者。卽是門戶之託。四兒似是英敏。一流將來可冀成人。然吾意總要志其大者。遠者不在。早得科名也。前致王若

農擬以廉項二萬兩買田。汝兄弟四人各一分。每分五千兩。此外擬別置爵田。爲襲爵當差者旅食之費。餘則爲我祭田墓田之需。爵田專給宗子襲爵者。恪靖祠田祭田墓田。均須籌置。除歲修祭祀拜掃。及每歲應完錢糧外。汝四人均分租息。津貼家用。惟見在世。姪負債甚多。應代清償。須銀千兩了之。約計又非二萬兩不辦。就此時廉餘籌算。爲身家子孫計。不過如此。至族中應建總祠。設義塾。爲數頗巨。尙須緩緩圖之。

與西園族弟作山族姪已卯

不佞久離鄉里。於故山地形地名。均不記憶。蛇山嘴。究在何處。建祖祠。自應擇吉。祠基已定。乃可議及田產。取其價值合宜者買之。但祠基宜以地爲重。不能以價之貴賤爲準。風水家言。固不足信。然亦宜求平穩安靜之處。以祀其先。于心乃安。亦天理人情之至也。需銀三千兩。已籌寄兒輩轉交。一切工程。總宜堅固耐久。雕刻藻繪。切不可用族人。家計好者。均宜量力書捐。餘則田一斗。捐錢二百文。至丁費則一百文二百文。均聽其便。毋庸計較多少。致涉爭辯。庶幾合一族之歡心。以

事祖考于義爲合也。寒而能讀。鰥而無依。必應卹助。然三年而學不成。娶妻而無以養者。又當示以限制。此固不可以爲常耳。

與孝寬已卯

曾栗誠託我向毅齋借錢。聞亦由家有病人缺資調養之故。毅齋光景非裕。劬剛又出使外洋。栗誠景况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贈之。本係故人之子。又同鄉京官。應修餽歲之敬。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栗誠謹厚好學。素所愛重。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爲後世法矣。

與陶少雲庚辰

得去冬手書。具悉近狀之詳。良慰。外孫輩讀書。日益長進。但當潛心經籍。壹意追希古人。勿染流俗習氣。爲望。至成就大小。未可預定。亦在其各自樹立。科名固未足言也。長沙士人好學立品者。當引爲朋友。日相切磋。其輕佻者。不可與近。子弟二十以後。取友必端。乃期有益。王氏客座私祝。當常懸諸心目也。僕早歲志大言

大於時賢所爲。多所不屑。先師蔗農先生曾以詩詡之。云。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深抱古人情。雖語重未可荷。然至今回憶深歎。師言期望之殷。非常情所可比來。書述癸巳燕台舊句。于置省開屯時務。已預計之五十年間。志願到今尙行之不盡。而當時相與商榷之友朋。無一存者矣。道光朝講經世之學者。推默深與定庵。實則龔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實。而有條理。近料理新疆諸務。益歎魏子所見之偉。爲不可及。海國圖志一書。尤足稱也。壻盍取而覽之。新疆改設郡縣。龔議多不可行。蓋未嘗親歷其境。不習知山川條列。故所擬建置大略多舛錯。惟如今制邊腹不分。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求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則定庵之議固不磨矣。

與西園族弟作山族姪 庚辰

祠屋三進。正橫廳共十三間。已用去銀二千兩。將來一律告竣。需銀六千兩外。請再發三千兩。爲創修費。其祀田卹助等費。又非數千兩所能辦。而歲修要款。義塾經費。尙不預備。廉泉止此。而出款有增無減。未知弟姪亦曾代我設想否。族中子

姪兄弟。量力輸將。不限多少。原以尊祖。人有同心。期各達其秉彝之良而已。惟牛隻。鷄本無厚薄。可分不敢以位尊多金自居。賢子孫之列。而以境遇不如我者爲忘其祖先。區區此心。實堪共喻。非敢派貧難戶。爲自己省費計也。惟統計捐項。建祠費已不少。茲若由我再捐三千兩。則必併歲修祭器祭品一切。斷不可少之用。均籌備齊。全爲久遠之規。尙爲合義。否則如此巨款。僅爲建祠之用。無論如何侈麗。終非尊祖敬宗之本心。且規模闊大。目前土木之工。所費旣已難籌。日後修理之資。又將安出。今日之壯觀。雖足博樵夫豎子之讚歎。未幾而頽垣敗瓦。徒貽流俗譏評於心。固有所難安也。茲再寄三千兩。并照吾學錄繪家廟圖寄歸。可照式建造。如不敷祀田置產之費。可從緩辦。惟祭器及什物之應有者。必須在此項內置備。歲時祭品牲儀。必須預籌經費。免致祠修祭廢。惹人訕笑。至卹助一項。不佞自爲經理。不煩代籌。亦以卹宗之義較建祠有先後緩急之分別。不能同時并舉也。

示寬勛同諸子庚辰

吾積世寒素。近乃稱巨室。雖屢申。傲不可沾。染世宦積習。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
撙節之勢。我廉金。不以肥家。有餘輒隨手散去。爾輩宜早自爲謀。大約廉餘擬作
五分。以一爲爵田。餘作四分。均給爾輩。每分不得過五千兩也。爵田以授宗子。襲
爵者。凡公用於此。取之吾生。平志在務本耕讀。而外別無所尚。三試禮部。卽無意
仕進。時值危亂。乃以戎幕起家。厥後以不求聞達之人。上動天鑒。建節錫封。忝竊
非分。復以乙科入閣。爲家世未有之殊榮。國家特見之曠典。此豈夢想所能到。子
孫能學吾之耕讀。爲業務本。爲懷吾心慰矣。若必謂功名事業。高官顯爵。無忝乃
祖。此豈可期必之事。亦豈數見之事哉。或且以科名爲門戶計。爲利祿計。則并耕
讀務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謂不肖矣。

